The Official HFI Magaz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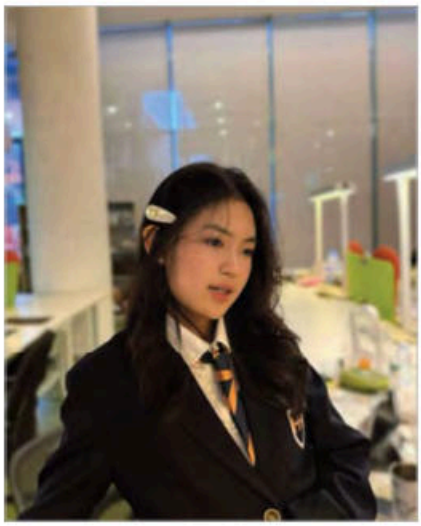
# VOICE

18



OUR TEAM

# 创作团队



吴心悠

YOYO

主编



徐希言

RENEE

主编



李思蔚

MIA

文编首席



郑菡

MIKA

记者首席



邱芊

CHLOE

美编首席

OUR TEAM

# 创作团队

## 主编

Yoyo 吴心悠　　Renee 徐希言

## 文编

Mia 李思蔚　　Olivia 周芳可　　Bella 祝乐

## 记者

Mika 郑菡　　Christin 文悠然　　Duncan 张恺乐

## 美编

Chloe 邱芊　　Yoyo 吴心悠　　Renee 徐希言

# 编者按

亲爱的读者：

好久不见！

时隔两年，VOICE的纸质期刊终于再次与你见面。

这两年间，世界变化依旧复杂：从各地冲突的漫长硝烟，到全球人工智能浪潮带来的技术震荡，宏大叙事每天都在渗透我们的日常。《正面连接》2026年新年贺词中提到：「曾经作为媒体行业存在基石的‘公共性’，看似不再是了。但它其实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更零散、更费力的形态存在」这正是我们试图创作VOICE 18的方式：公共性，顾名思义，需要与公共产生连接。作为一本校园期刊，这个理念督促我们去观察、去感受，在时代浪潮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理解世界的方式。

VOICE 16的主题是「存在」。这一期，我们把主题定为「本质」。当我们聊起“本质”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相较于「存在」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本质不是可以轻松下定义的东西。如果不放在语境下，甚至会变成虚无。没有谁能定义一件事物的本质。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视角，会看到不同的本质。相比于给本质下一个确切的论断，更关键的或许是看清这个论断所沿袭的视角，并意识到除了「我」之外，永远还存在着别的视角。这正是我们向上探寻复杂性的意义，也是我们向内回归每一个风景、每一种感受、每一次呼吸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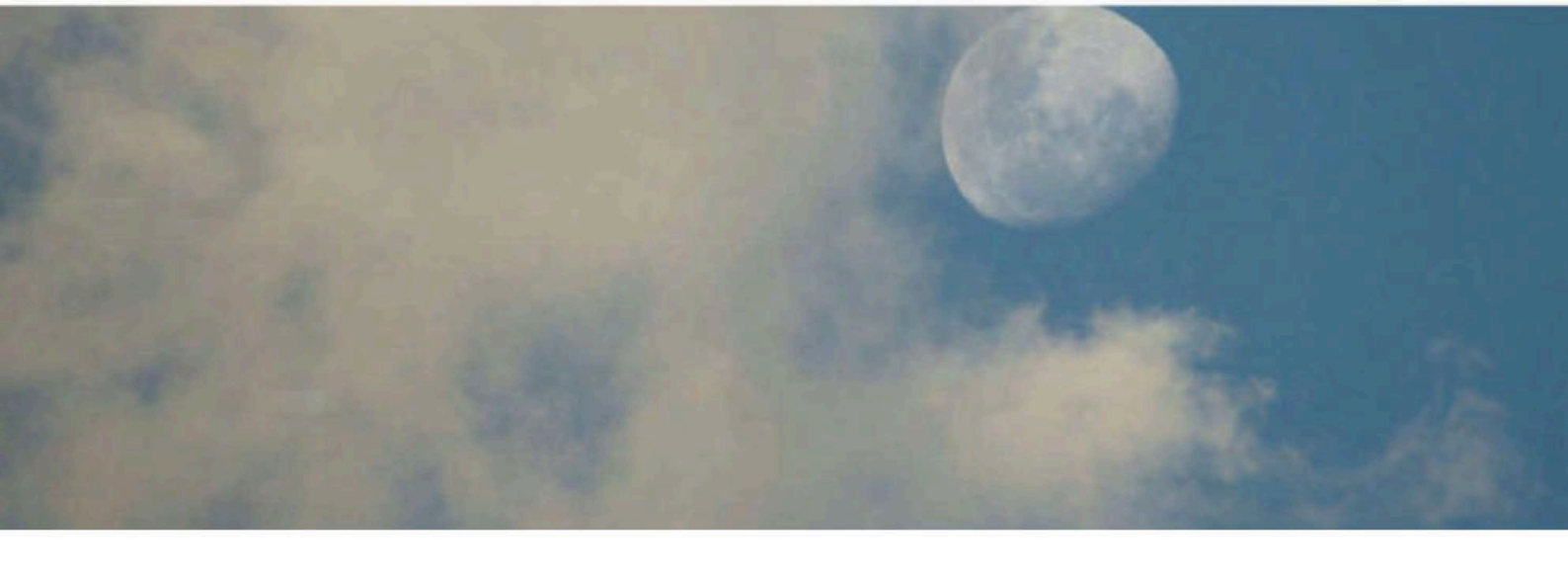
是的，我们无法生硬地列举「本质」，但探索在继续。而且，我们想让这场探索带上公共性。所以在VOICE 18里，我们做出了新的尝试：我们设立了「Write Here」的公共写作板块，希望能着眼于更多细微的、群体性的感受，与读者产生共鸣；我们还设立了「复杂之间」的哲学专题板块：与其谈论本质、执念于击中它，不如谈论怎样的方式，才能更好瞄准它。

从 VOICE 16 到 VOICE 18，我们几位主创不再是初入高中的新生。面对公共事件，心态似乎不再那么大起大落，而是逐渐转化成了一种「相对主义」的自洽。于是，我们关注、写作，不是为了偏执地去寻找一个唯一的「本质」，而是希望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浪潮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理解方式。当然，我们依然希望以校刊作为媒介，为我们所关心的事争取更多目光。

亲爱的读者，希望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与可能，希望你能享受阅读。

愿我们一路朴素、浪漫，常怀赤子之心。

VOICE 18 主编
吴心悠 Yoyo



CONTENTS

# 目录


## 校园动态 CAMPUS

— To Hear Voice

## 妙笔生花 WRITING

— 格尔尼卡

## Write Here COLUMN

— 文书的故事

— 秋日？Chill!

— 自在睡觉

## 声影追踪 SCREEN

— 落叶知道归根，自由的羽毛又该何去何从？

— 伦敦生活

— 好东西

## 所见所思 ESSAYS

— 人类观察日记

— 求道天凉好个秋

— life is a cabaret

## 风云专访 INTERVIEW

— 从摇滚青年到文学老师?

— 当骆驼走进文学课堂

— 我们为何要走进这片戈壁

## 复杂之间 FEATURE

— what is essence?

— 无题

— what the what？！

— 补酒



CAMPUS NEWS

# 校园动态

# TO HEAR VOICE




我在 VOICE 当文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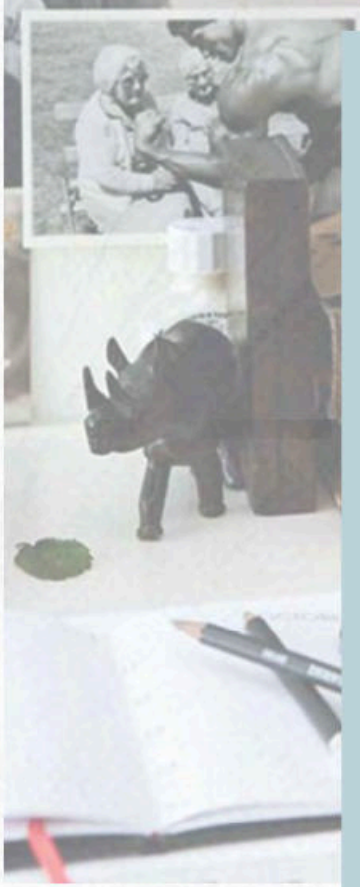
我在 VOICE 当记者

我在 VOICE 当美编

WE

# 想要倾听你的声音
# 我们虚位以待







在忙碌的日子里，你或许总是快步走在拥挤的楼梯上，身旁经过的是熟悉或陌生的师友；或许会赶在课间间隙取出外卖，中午又奔向学校后门的多点心台菜店，匆匆点上一碗卤肉饭；放学的路上，还来不及看清，车窗外的天桥与街景就已飞驰至身后。或许，你有时也会拾起一本书，将情节与文字揉成三明治下咽，再任其回甘在神经末梢悄然绽放。作为社群中的个体，我们珍视过，也忽略过；我们看见过，也遗忘过。而忙碌之间，我们总渴望回归生活本来的轨道。

VOICE 的存在，正是为了与读者和笔者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听见被忽略的声音、记录被遗忘的故事、留存乍现的灵感。在与台菜店阿嬤的交谈中，我们看见“一碗卤肉饭的十二年”；走过人民桥下，我们听见春晚与露宿者的声息交织回响；我们也曾策划文书展，通过搜集同学们的文书碎片，倾听个体的故事。我们从华附国际部的校园与师生出发、以广州的街巷社区作为观察的起点，思考生而为人的脆弱，也探寻自身在时代生态中的位置与可能。相信总有一些观察能带来共同的震颤，它们是生活的临渊路口，也是一股静待被唤醒的力量。

在VOICE，请你首先相信自己：你可以尽情绽放头脑中的一切美好。你可以选择成为冷静的观察者，也可以扮演天马行空的创造者；可以倾听校园与社会的脉搏，也可纯粹记录个体的叙事。

请相信你笔下的文字，它们不会消逝。若你真的记下了一些趣事、一些可爱的人，甚至因此照亮了原本有几分沉闷的日子，也就算是实现了VOICE 最本质的意义。

也请你相信我们：我们汇聚最真实的观点、最新鲜原创的想法、最热情真诚的团队，坚持做着一本本有血液、有心跳的杂志。

愿未来在这里也听见你的声音。

BY 25-26 主编 吴心悠

在VOICE当文编是一件很愉悦而有趣的事情，有许多和你我一样喜欢创意写作的bookworm聚集在一起集思广益。VOICE的氛围十分自由开放，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发表自己对文学和写作的独到见解。在VOICE负责文字编辑不是一件难事，如果你喜欢放空自己胡思乱想或者爱写随笔，那么这个职位就是你的perfect position !! 就以我为例，我在空闲时间经常会发呆，想一些不切实际甚至异想天开的事情。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有趣，那么我会选择写下来看看。这些事情可以是现实生活中的心情日记，情感宣泄，音乐/影视/书籍评论；也有天马行空的幻想故事，甚至还有同人故事等等，数不胜数。文编就是这样一个勾勒蓝图的设计师，通过文字传递思想和力量。

# 我在 VOICE 当文编

BY 25-26 文编首席 李思蔚

机缘巧合，我从小学开始就成立了一个写作社团，初中因为学业繁忙没有再进行，高中又走到了写作的大门前。记得招新面试时是做一个类似oral defense 的东西，解释自己按既定标题写下的一段文章。标题是xx对我意味着什么。当时我对这个标题抓耳挠腮，不知道填些什么东西进去会更夺人眼球，跳出常规。思索许久，填下的答案是“宗教”。我不信教，却对世界各地的宗教都有着浓厚兴趣：站在山西烟雾缭绕的古寺下，漫步在埃及红海边金光闪闪的宫殿中，经过泰国耸立佛像的马路旁，有可能只是极短的一瞬间，我心中却产生了一种连结感。为什么只是注释这些宗教产物会让一个外人产生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塔顶是朝这个方向摆？一个个迷人的问题，藏在宗教厚厚的面纱后面，等着我一个个去解开，去了解。抑或是我不需要全部弄清楚，探索的过程已经足以让人痴迷了。以尘世人之眼，在宗教外衣之下，窥见真正世界的一角，足矣。现在想想，我不是不信教的人，我信仰的宗教其实是“写作”。通过文字，我的观点，经历，又一次鲜活起来，并给正在看的人呈现我眼前看到的，脑子里想到的。这也是一个我加入文编部门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尽管这是一个非常随性包容的社团，我们对态度,文风, 和文章质量也是十分看重的。大家不需要把写完一篇文章（比如说月稿）当作一个棘手的任务来看待，因为写作本身更多的是要求大家沉浸式投入，仔细琢磨每一个写下的字句是否自己满意。我们在收到文稿后会经过一些校对和审核，最后会发表在学校的校刊VOICE杂志上。当然，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喜欢自己笔下的文字^v^

不管如何，VOICE始终是一个温暖，包容，自由的社团。它传承的不止有HFI学生老师的文字，还有他们字里行间对宇宙万物的思考和人生的反思，或温润，或尖利，或热火朝天，或平静如水。你总会在VOICE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风格，最能代表你的文字从将会从这里生根发芽，自由茁壮地生长。Carpe diem~~

# 我在 VOICE

BY 25-26 记者首席 郑菡



自由地写作始终是我的第一选择，但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想到它能够以成为记者的方式实现。我像是陆地上的一只木筏，创作是溪水，而语文课带领我汇入了其他支流。不开玩笑地说，语文的几次作业给了我写作的机会，更让我感受到了文字和故事最真实的力量。于是我又追逐着故事，半道出家被招进了VOICE。巧合的是，HFI二十周年筹备教师专访栏目时，我正好在面试中说希望有机会写一写语文老师。这就是我带着写手和编辑身份成为记者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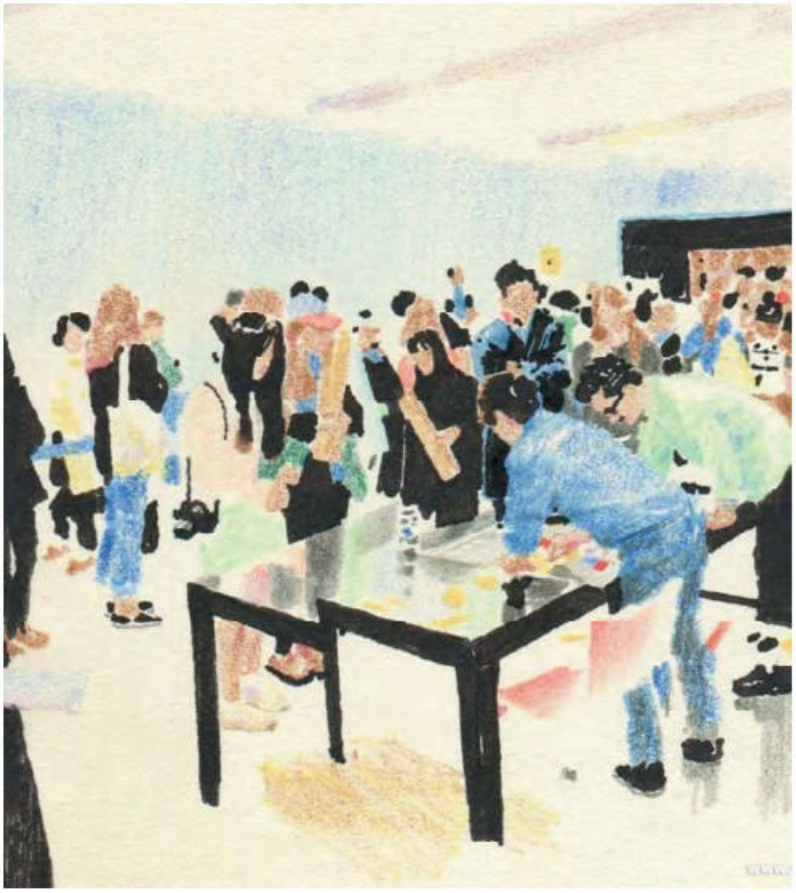
我之前总是个被动的人，进入记者部乃至不久之前成为首席，都不是一次定下来的。想起来，我感谢上一届首席的毅力胜过感谢我自己。

或许有时候生命就是如此，那些你总要去到的地方，会一直牵引着你前往。

我回想起初中时走在零零落落光斑中的我。我听着车流和引擎的嗡鸣、街边行人的谈话，忽然看见有一个人在哭。我永远无法得知她在为了什么流泪，那个稀松平常的午后第一次带着强烈的“过客感”闯入我的大脑，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每一个人都在过着他们自己波澜起伏的人生，只是我们从未了解。然后我好像被玻璃罩住，身边短暂成了真空。我什么也听不到。这种感觉在“不可名状之物的词典”中被称为Sonder。我追逐着它，开始记下我自己活着的痕迹，开始写关于他人的故事。

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我不清楚自己能走到哪里，能讲述多少故事。不过，那些将要到达的远方，其实都是未曾谋面的故乡。
现在的我则想说，记者有着无限可能。作为曾经非必要不张嘴的社交恐惧头号分子，我心底的小小愿望得到了落地，我采访了比预期更多的老师，我在这些交谈中获得了人生中随机掉落的成长tips。和老师对话让我看见了来自教育者视角的一小部分，而我期待用文字把这个视角传递出去。我希望通过这样，能让更多人短暂地共享同一双看待世界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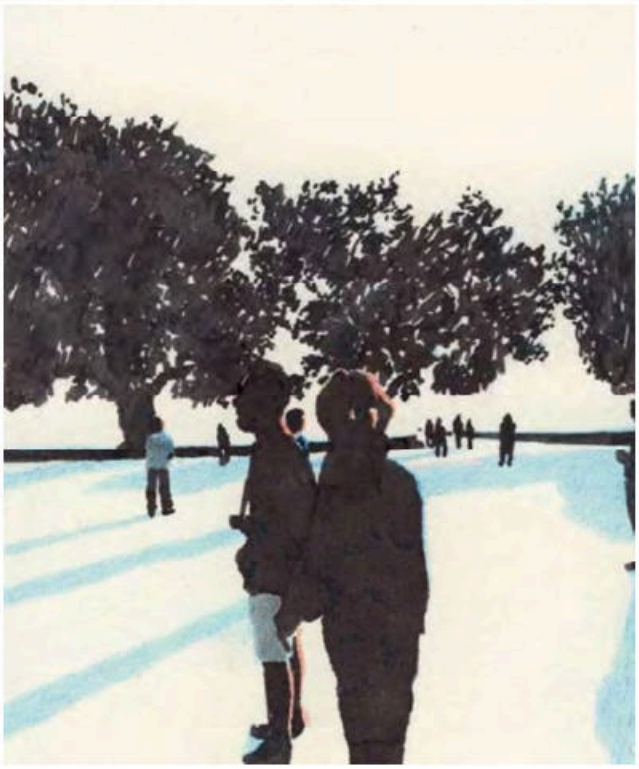
无关任何因素，我们等待着更多故事和视角的共同震动。



# 当记者

# 当记者

BY 24-25 记者首席 徐希言



大家好，我是24-25记者首席。我想在这里唠唠我和VOICE的故事。

2023年的HFI校园开放日，我爸从摊位上给我买回来了一本VOICE16。我躺在床上，轻轻感受着杂志内页的触感，翻了一遍又一遍。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我校人文地理老师兼欧洲历史老师居然通读《尤利西斯》”，我第一次知道“老师”居然可以这么有趣，思索着好想来这个学校。

9月，有点炎热的中午，窗外绿叶摆动的姿态和三年后的现在没什么不同。当时我还认认真真地穿着学校官方搭配的运动服套装，拿着那台19年买的macbook，从1楼的105走到3楼。这天是记者部的面试，我紧张得心都快跳出来了，每走一步都要缓一下。当时的面试是mia角色扮演式跟我进行采访模拟，具体问的问题和写的限时采访稿早已忘却，我只记得我觉得这个面试环节设置得太酷了。

10月，我看完了Betty在记者部群聊里发的《看见》。在这之后，我兴冲冲地跑到我妈跟前说，“我要当个记者”。

11月，万圣节活动那天，我和当时的主编Tommy一起采访了新的学术校长Joseph。在3楼的玻璃房内，我参与了一场全英的采访。对于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高一学生来说，我感觉自己度过了史上最漫长的一小时，因为实在有点难以跟上他们的对话。时间可能真的是纯粹主观的感知，写Joseph采访稿时我写一句话就要纠结2分钟，删删改改，无意识写到了凌晨4点。这份专注使我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写完后，我拿给一位同学看。开头的第一句话，“Joseph脸上永远挂着美国式标准笑容”，使她在走去饭堂的路上笑到无法前进。现在再翻出那份稿件，我也觉得好搞笑，因为当时的笔迹真的太稚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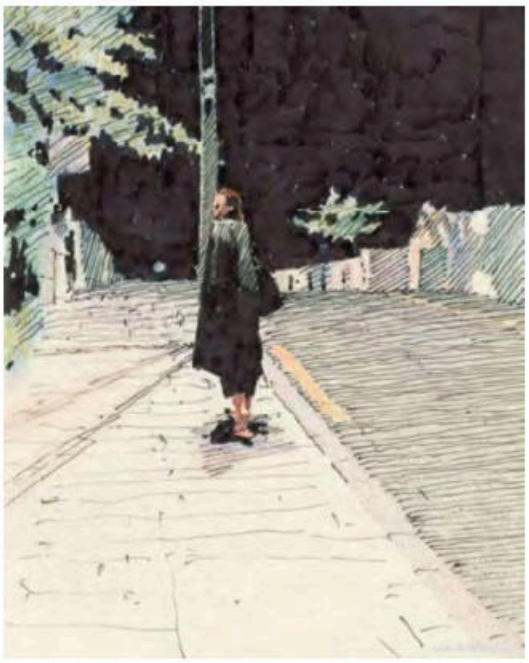
很幸运，高一的时候我得到了很多次采访的机会。2024年6月，当得知自己是下一年的记者首席，我就下定决定要好好延续这个部门。于是，我带着极大的热情，寻找年级里也许会对采访和写作感兴趣的人。Mika被我找到了，我们一拍即合，这是我为VOICE记者部干过的一件极为伟大的事情。很可惜，高二的繁忙让我理不出生活的思绪，作为记者首席的这一年我没有办起特别大的活动。但故事还在书写，我会与VOICE一直同在。

最后，我想再简单谈谈加入记者部能为你带来什么。功利点来讲，VOICE成为了我在高中时期最为重要的活动之一。这个平台将会为你带来无限可能（比如说我之前也不知道自己居然会擅长采访），你将有机会深入接触到学校里，社区里任何你想了解的人。我们欢迎所有有想法，有热情，有行动力的人。我相信，VOICE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平台。



意识流一点来讲，万物流变，人如沙粒镶嵌在世界的秩序中。采访是故事，情绪，价值的往来。一位“记者”，能够用真实的目光审视世界，用最大程度的理解窥探他人生活的一隅，触摸复杂之间的诗意，看见笑容背后咬紧牙关的灵魂。这是绝无仅有的体验。

对我个人来说，记者部带给我的是一瞬间强烈的共鸣。关上密密麻麻的word文档，走出空调开到17度的homeroom。我走过校门口的天桥，街道依旧喧嚣。此时，我内心的迷茫与困惑，与3年前走过这里去711买晚饭的学长学姐，在地球另一端的街道年轻时从校门出来走过人流的老师是否相同？好像，在某一刻，我们体会着生命中同样的潦草，承受着不粉饰、也不虚浮的人生。



我是最典型的isfp-t。内耗，现实主义，敏感，常常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会一个人缩成一团然后开始想一些乱七八糟，会看完最后一集喜欢的美剧然后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默默流泪，会对自己的未来保持空白的畅想因为根本没有这个胆量去想，会在嘀嗒的雨声中偷偷观察伞沿下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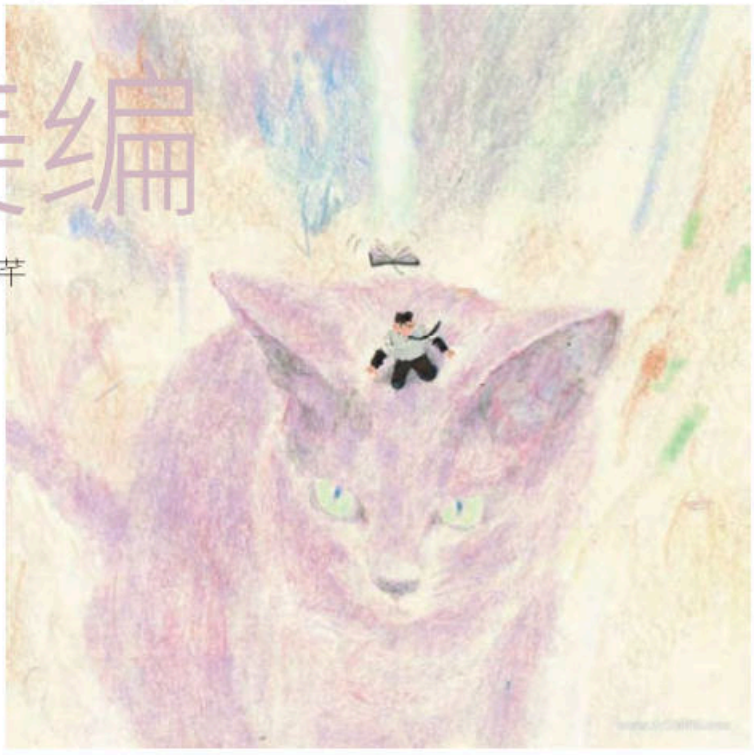


我的人格赋予了我所有能让我与世界紧紧相连又时刻保持抽离的矛盾感，也毫不吝啬地给予了我作为所谓“小画家”独有的天赋。我热衷于那些随意组合但又和谐有序的点、线、面、物、事、人，所以三岁半就被我妈送进了美术兴趣班。我享受画画的能量流入我自己灵魂的过程，所以，据我妈说我经常是整个兴趣班里那个最慢但又最认真的小孩，大概是在以最赤诚的姿态完成画作。

这样说来，我成为VOICE的美编应该是不足为奇的事，但是VOICE对我的意义应该不止这点。

# 我在 VOICE 当美编

BY 25 -26 美编首席 邱芊



在决定来HFI之前，我在体制内一个可能算是小有名气的初中被应试教育反复鞭挞，格式化的答题模版使我的对于自我的表达基本为零。在我陷入未来择校的迷茫且几近要放弃考HFI时，我发现了我妈之前在开放日买的VOICE校刊，听起来玄乎，但是真的是这一本杂志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在说厚不厚的几十页图文中，我找到了自己那几乎要被完全遗忘的表达欲和向外生长的动力，我跟她说我一定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校刊的编者处。

很开心此时真的成为了上个阶段的自己想成为的人，那本杂志真的没有骗我，我收获了自我表达的权利和勇气。完成画作、编排图文仍然是我成就感和幸福感的来源之一。不仅如此，与志同道合的社团成员们一起完成这样一本杂志，成为了我精神世界的又一能量出口。如果你看到这里，或许内心深处的你也曾经想成为这样的人，或是你曾经没有问过自己是否想要用你的画笔、你的画板、你的特长，与众多思想的星火碰撞出自由的火花。再问问自己，这样的机会就在眼前，不妨尝试。

# 妙笔生花

# 格尔尼卡

文/Yoyo 吴心悠



一九四五年一月，早春的巴塞罗那刚下了一场灰烬。卡门清理着擦皮鞋店的招牌，那是一块简陋的木头。鞋油从边缘溢出，总是容易沾到手上。小店在一条狭隘的巷子里，见不到太多阳光。战争结束后，卡门一家就挤在店铺后方。

而在很多年前，他们住在格尔尼卡。

乌尔迪河注入一个山谷，这里是一个七千人的小镇。山谷里有一个教堂，里面的圣母像还没有修缮完全，但古老的居民和最虔诚的教徒在它脚下。他们耕种、祷告、读经，同时享有比利牛斯山脉，乌尔迪河，马里女神和圣母玛利亚的庇护。格尔尼卡就是这样的小而紧凑，就像一个妙龄的少女。

如果你身处巴塞罗并想要前往格尔尼卡，你需要先搭乘区域火车到达巴斯克的首府工业重镇毕尔巴尔，再换乘马车。这漫长的距离保护着格尔尼卡的平静，保护着古老的橡树仪式。当然，它也悄悄守护卡门这一代人的童年时光。这是他们漂泊的人生中唯一一段不动荡的岁月，因为再漫长的距离，在足够长的时间里，都显得渺小了起来。从一战到二战经过了二十三年，卡门从出生到成人需要十八年，而从静谧小城到破败废墟只需要九小时。



卡门已经记不清楚确切来说「小时候的生活是怎么样」。她只隐约记得教堂广场上的鸽子，和夏天河水漫过脚踝的温度。那时的欧洲也不太平，但格尔尼卡还是安全的。矛盾冲突之类的名词时不时会登上小镇的报纸的头条，但总是被人们用一句「神会保佑我们的」轻轻掠过。人们似乎不怎么惊慌害怕，他们相信在马里女神和圣母玛利亚的共同看顾下，战争会绕开这里，就像暴雨会绕开教堂顶上的十字架。

1937年春天，格尔尼卡开始出现一些陌生的面孔。他们从南方来，低声谈论着什么战线撤退。大人们开始压低声音说话，教堂的祷告变得越来越频繁。

这一年，法西斯主义威胁着巴斯克地区，恐惧渐渐笼罩整个格尔尼卡。这一年，巴斯克和西班牙政府统一了战线，包括卡门父亲在内的中年男性自然也无法逃离背上长枪走向战火的命运。

后来的事情你可以在任何一本历史书里知道，也可以在毕加索的画里看到。但如果你想知道每个幸存者到底活得怎么样就需要依靠一些想象力了。

卡门一家三口都活下来了。他们来到巴塞罗纳经营着一家擦皮鞋店以维持生计。这是逃亡、是流亡、是新开始的倒计时。



在巴塞罗那，父亲每天收工后都会往卡门手里塞两枚硬币，卡门也总是很默契的走向街口的报摊。报纸上的字迹带着一些刺鼻的油墨味，卡门大声念给他们听，可是上面的消息却一天比一天令人绝望：内战终究还是完败了。弗朗哥的军队开进了马德里，独裁政权像铁幕一样在整个西班牙上方缓缓降落。卡门想不了太多，只想在这个小小的鞋店里，日子能像一摊死水一样平静地过下去。

不安的气息很快从马德里刮到了巴塞罗那。报纸上的头条不再是远方的战况，而是一串串被指控的本地名字，有些甚至很熟悉。那些在战争中苟且活下来的西班牙高官开始小心翼翼的与新政府周旋。邻里之间渐渐不说真话，连打招呼的眼神都变得狐疑起来。

一天下午，一个德国人走了进来，点名让父亲来擦鞋。父亲从店铺后面那条狭长的通道里走了出去，衣角消失在阴影里。卡门和母亲等待着，等待着，本就狭隘的小店铺被黑暗一寸寸吞没，变得像格尔尼卡的废墟，直到第二天的报纸上出现了新的处决名单，他们终于迎来了等待的结果。

那年卡门成年了，母亲疯了。卡门得照顾她，在举目无亲的异乡照顾一个疯了的至亲。这无异于随身携带轰炸前的自己。战争就这样把一切都擦干了，却又慷慨的给不得不向前的人们带来无法丢弃的纪念品。



多年以后，走过巴塞罗那的小皮鞋店，看着破败的招牌，卡门想起母亲疯了的第一天，她一直在说「espera，espera」（等待）

而此刻卡门终于听清，颤抖的尾音不是西班牙语，而是巴斯克语，是「Ez dira pasa」（不能忘记）

「后记」：

这篇小说的写作动机源于我在香港M+博物馆参观毕加索《格尔尼卡》主题展览时的触动。

在展览里，这幅画通过沙画的形式被再创作，我们触手就能感受到画中每一个人物、元素的纹理质感。那里有哭泣的女人、惊恐的小孩。公牛则在一旁冷漠的旁观。在这种方式下，我们仿佛与历史课本的宏大叙事里无法也没有空间被描摹的微观个体发生了短暂的共振。通过查阅一些西班牙图书馆官网公开的流亡书信，我试图把真实的历史事实与文学想象力结合，描绘一点点这个动荡的时代浪潮下漂泊的个体命运。

战争的结束不代表痛苦的结束，流亡也绝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卡门一家虽然在肉体上逃离了轰炸，但格尔尼卡的废墟永远留在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作为跨越和平和动荡两个时代的普通人，记忆是抵抗暴力与遗忘的唯一武器。战争会摧毁格尔尼卡，可以夺走人们的生命，可以逼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但对故土的记忆是难以被战争抹除的。母亲看似疯了，却用对母语的唤醒表达了对这场灾难的铭记和对故土文化存活的证明。





「究竟是何等珍貴？畢卡索的鉅作《格爾尼卡》竟要以防彈玻璃保護？！」

# Write Here



# 就在这里

或许我们的生活并不像电影小说里那样轰轰烈烈。

那些之乎者也的复杂性大道理总是被生活的忙碌风干成标本，化为一个知识点、一丝困意，最后又集合成一种黏糊糊的焦虑。面对这样的周而复始，我们也许会忍不住发问：生活是真的有像艺术作品里那样浓烈吗？

在过去的两年中，VOICE的主创们致力于探索能够更好连接杂志内容与每个读者日常生活的方式。我们短暂放下对世界风云变化、加沙战场、女性权益的追踪；我们在意每一个「你」当下最真切、最朴素的感受。

于是在VOICE18，我们开创了线上线下的公共写作：「Write Here」。我们吐槽文书里不得不承载的那部分俗套，也为自己苦心描摹的成长图景而感动；我们在意秋日的每一丝微风、阳光，每一个表情。面对生活，「chill」这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玩笑和调侃总是让人安心。当然，我们也不放弃挖掘校园里每一个「好睡」的角落。

忙碌里，你的感知力或许会无处安放，但我们希望这个角落可以能承载一些些表达欲，不论多少、不论长短、就在这里。

——Yoyo 吴心悠

# 文书



你有被「文书」伤害过吗?

在笔下，你的影子绕过幼时雨夜的风，被吹往梦中城市与山顶的上空，成功的回忆被高高举起，晦涩的哲理在叙事中绕来绕去。

在社交软件上搜索“文书”，有三万条推送，一万条文书建议，6795篇文书范文。在“讲故事”“生命力”等热门词条外，有人感到荒凉、有人感到羞耻。

提交申请后，“文书”似乎在提醒我们很多个对着屏幕上空白文档不眠的夜晚，好像十几年的生活只是在喧嚣中静静地蒸发。但也有人在落笔后重新珍视它们的诞生。

故事里我们重新拾起微小的一切。在事物发展的线性过程中，我们寻找时间线上每一份珍贵。包容着世界的荒诞，接受自己一切的格格不入，周旋于混沌与清醒间，我们在千百个“自我”的褶皱中进进出出。



文书以外，我们继续理解故事的两面，保持开放的可能性，拓展疆域、自由远行、探索未来的无限惊奇。无论故事怎样发展、结果导向何处，都是你独一无二、无法被再现的起承转合。可能起落回旋，可能平铺直叙，但都创造于背后那个真诚地讲着故事的你。也许眼下烟云迷人眼，未来还在看不见的前方;也许你已经准备好踏上旅程，写下新的序章。在句点落下后，生活是否重新与这些碎片的词句产生雷同?

是否总有那么一些微亮的瞬间，让你与世界的千千万万产生连接?又或是你还如从前一样挣扎在新的文书里，回答每一个句号之后的“然后”，坚强而真诚的完成着这个故事。我们诚邀你分享属于你的“文书碎片”，倾听结局以外故事的起承转合，和你的文字一起呼吸，共享你的感受

# 的故事

## 1
## 在那里
## 意义自由地呼吸
## 等待着被倾听

「And she said, 'One, two, three,'" sang Cassandra, her voice and the melody responding to me from a distant mountain in the phenomenal nature. Pauses hold more than words ever could. One's power doesn't appear fully in the voice but also in the stillness that embraces it, in the silence that allows something true to survive, to start to glimmer. There, meaning is breathing freely and waiting to be heard.」

投稿/W

## 2
## 一夜诗

I thought the night would
numbly end: I was wrong

生命之流会引导我们走向宇宙规划的修行之路，服从是对世界和身旁最大的感恩和尊重

投稿/亚历山大

## 3
## 石缝里的植物



文书就像把一个人剖开来，看ta鲜血淋漓的五脏六腑，然后精密的手术刀或者无情的手摆弄着从前凌乱的但肆意生长的血肉，直到它终于符合所谓的标准，变得井井有条，成了早就被规定好生长轨迹，却被外人称赞“生命力”的石头缝里的植物。

投稿/随便

## 4
## 怀念的
## 事情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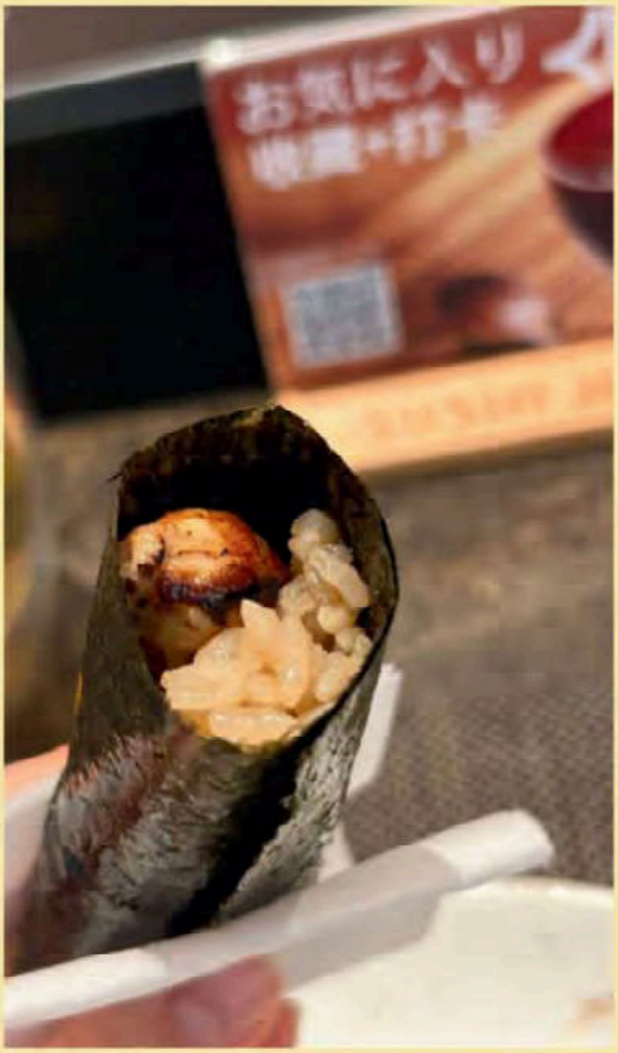
半年前申请季正式宣布开始，从那时起申请文书就一直在折磨着我，永远会记得确定主文书主题的那个下午，我在深圳图书馆漫无目的地游走，放在座位上的电脑差点丢失（还好只是被工作人员捡走帮忙放好了），整个下午像是被迫浸泡在了冷水里，手脚被图书馆的冷风吹得冰凉但是头脑一直发着热，那时候还没有想到，这种感觉会一直折磨着我直到全部文书提交完毕。距离我的所有文书提交完毕还有三天，但是这种无力感好像还能再隐隐约约缠绕着我一阵子。高中或许是有些能怀念的事情，但写文书绝对不是其一。





# 秋日？Chill！

## 「秋天把旧叶子揉掉了」



秋日是与“寒”并行的时节。

不同于夏日的炎热，这一丝凉意终于可以令人舒缓身心，而这层凉意也终于赋予了我们思考的空间，不再郁结于燥热，创造出独属于秋天的人生哲学。

秋天历史以来的传统便是“自古逢秋悲寂寥”，故乡或怀旧的事物让我们在一缕缕烟雾般的忧愁中感悟出新的感想。同时，这个季节拥有她独特的美学，或许是热气腾腾的糖炒栗子，逐渐掉落的黄叶，也可能是柔软的织物触感。秋天也是忙碌与丰收的季节，也许会因为文书、申请、或成绩焦虑，只能冷幽默一下聊以慰籍——“just chill”。同样，心凉的瞬间、十月恐惧症、和万圣节吓人的鬼故事也是寒意的一环，想起是否还会打冷颤呢！

来聊聊你的秋日「Chill」时刻吧！它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触感、一个故事、一首诗歌、一张随手拍的风景；也可能是只在秋天“发作”的小恐惧和小焦虑，或是一句无奈又好笑的自嘲；它甚至可以简单到一个字、一个标点。总之，你可以尽情分享任何你所能想到的事物！



「今天天气很冷，是入秋的时节。我知道这样的天气不该出门，但是为了准备参加某电子竞技俱乐部的试训，我毅然决然的凭借我坚定的意志穿着短袖短裤顶着小风小雨踏上了去训练的路上。刚到达训练场所某鹅电竞机构时，我像往常一样打起了训练赛。手指在寒风中飞舞，精准的释放每一个技能，我轻松在这个初秋斩下三连败。说实话，这个时候身体已经感觉不到温度了，脑门甚至都开始冒汗了，我身边的人后来跟我说，当时的我脸色红的发紫，感觉头上甚至像电饭锅一样在喷热气。

因为匹配机制，第四把游戏异常轻松。在半场时我直接打下“人机局，能不能别浪费时间，待家里挂机得了”。事实确实如此，跟我对位的两位对手战绩分别是3/10和4/9。我的队友们在我的言语下也变得放松，半场开了香槟。打输了。我又输了。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虽从没注意到叶子黄了，花儿谢了，但我知道我现在人红温了，被翻盘了，成小丑了。ed的申请刚刚结束，生活中刚减轻一点的重担现在压的我喘不过气。走出某鹅电竞，只能深吸一口气再重重吐出。

回去的路也不冷了，人也不冻得哆嗦了，暖呼呼的去环科教室里睡午觉。善哉美哉，这就是属于我的秋天的怀念」

投稿/航哥

「今天早上阳光真舒服」

投稿/空巢老人



# /自在睡觉/

「标题来自k的投稿」

睡觉这件小事过去的一学期里，你发现在HFI哪里睡觉最舒服了吗？

当提起睡觉，我们会想起什么呢。忙碌的生活里，我们总是用「睡觉」作为一种精神状态的指代，熬夜是忙碌的指代，补觉是忙完的指代，而「舍不得睡觉」则可能是一种对于短暂快乐的不满足。睡觉这件小事在忙碌的生活中正在逐渐变得灵活而随机。

比如你可能不会在卧室里完成八小时睡眠，但会在早八课上、教室里、ist和各个你所发掘的角落完成一场酣畅淋漓的冬眠。比如你可能会在该复习的时候选择补觉，转而又在复习完后进行一场充满革命性的熬夜！

于是，睡觉就这样由一件具象的事情转换成了一个有很多诠释空间的词眼：「太阳赶着上班而我背着书赶考场投胎」的自嘲，「发现闭上眼睛很舒服」的玩笑，还有在面对成群的烦恼的时候像说出独立宣言那样说出一句「睡觉！」。

在这学期，关于睡觉这件小事，你有什么奇妙的故事吗。你可以分享关于睡觉的神奇故事。可以是你对睡觉这一词语使用权的理解，也可以是你又发现了哪个地方、什么时候睡觉最舒服～我们在此恭侯你的大发现！

One morning I threw
away all yesterday. SINCE
HAVE ~~BEEN~~ LIGHT
and since then I have
been light on my feet
On my feet
On my

SOUND & SCREEN

# 声影追踪

# “落叶知道归根
# 自由的羽毛又该何去何从”

文/ Mia 李思蔚

在现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政权更迭，王朝崩塌，由此引发战争的阴影似乎无处不在。身处在和平之中的我们不由得会联想到加沙水深火热的人民，正在生养他们的土地上忍受着战火的摧残。

根据联合国在今年2024年8月15日报道称，已有超过4万加沙巴勒斯坦无辜平民因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而丧生。处在战争中的人们无法在祖国的土地上安全生活，只能被迫成为背井离乡的难民，像被风吹散的羽毛，一直在空中飘荡，却又无法扎根，便成为世界的流浪儿。《茉莉人生》就是一部探讨反战、平权主题的一部影片。它所描写的，就是轻盈但坚韧的羽毛从它的故土走向飞翔的过程。

《茉莉人生》，又名《我在伊朗长大》，为2007年法国动画电影，是由伊朗女漫画家玛嘉·莎塔琵导演并制作的自传式动画影片。剧情主要讲述了作者自己来到法国定居前的生活，以及以小女孩玛嘉细腻的视角和她的成长来映射伊斯兰革命时期的故事。女主玛嘉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德黑兰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当时社会上风气开放，女性地位与男性齐平。随着她慢慢长大，战争（这里指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的獠牙逐渐暴露：她的叔叔安卢被革命分子枪决，无辜的朋友妮奴被指控政治罪锒铛入狱，儿时的玩伴在战场上成为了残疾人。空袭的恐怖声在空气中回旋着，随着巴列维王朝（亲西方政权）的倒台，她的世界从万花筒般精彩的彩色变为单调空洞的黑白色。好在家人无微不至的关爱下，玛嘉得以安稳无恙地度过她的童年时期，并在13岁时被家人送到维也纳留学躲避战乱。

可是，尽管逃离了战火，身处异国他乡的玛嘉并不感到适应：她连续换了好几个住家，可都无一例外被赶走了；她无法忍受身边人对她伊朗人身份的鄙夷，也没有交到几个知心的朋友；还被欺骗了感情。



归心似箭的她返回故乡德黑兰后，虽然长达8年的战争结束了，生活回归了平静，但她依然觉得格格不入："在奥地利时我是伊朗人，但在伊朗时我不觉得自己属于伊朗。"她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陷入了迷茫，虽然在旁人的眼光看，她俨买是个幸运儿。但是，如同影片的台词所说，自由是有代价的。

自由尽管有两面性，却是作者在这部作品里寄托的美好希望。这里的"自由"代表的不仅是玛嘉离开德黑兰去往更平和的欧洲，还有更深一层寓意。这是一部以小人物视角看大时代的回忆录，玛嘉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与当时的伊朗政治紧密相连。从小时候无服装约束的社会，到稍年长一些就要穿上风衣僧袍遮住身体和头发并只露出脸，还有伊斯兰"道德警察"对不服从这些规定的妇女的迫害，她都做出了反抗。玛嘉开明的父母和外婆教导她，应该永远保持正直和自尊，在不公的时候勇敢站出来发声。在这样的家庭成长的玛嘉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叛逆者"，在伊斯兰政权禁止西方文化时，她偷偷在黑市上买铁娘子（Iron Maiden, 英国摇滚乐队）的磁带；在宗教课上勇敢质疑宗教老师灌输给她们的服从男权思想"黑袍代表着自由"；在大学集会上，向作针对女性的道德宣讲的政府人员大胆发表了自己平权主义思想。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莫过于她在大学集会上说的这一句话："您（宣讲者）指责我们女性不穿风衣僧袍、露出身体轮廓便是不检点；但为什么在座的各位男士可以随意穿着，难道我们就会对他们心生歹念吗？"这强烈诘问了此时伊朗政策对女性的压迫与女性地位的下降，更是当时许多伊朗女孩的心声。玛嘉渴望并积极争取的自由，是全伊朗，特别是女性的自由。让女性成为独立的个体，不依附于男性，保证她们的基本权利，并把她们在性别之前先把她们当成"人"的价值来看待和尊重。这样的理念和希冀贯穿了整部电影，成为情节环环相扣的重要一节。

除了平权和自由，一样占据影片主旨的还有玛嘉的乡土之情。她是一个恋家的孩子，即使她在和平的欧洲生活过，但她更眷恋她的故土德黑兰。从小，她的家人，特别是外婆，就教育她要为自己的国家自豪，并永远保持廉正诚实，而她经历了许多后，依然对故土保持着宁静的爱意。这似乎与她前卫的思想显得割裂无比：她爱她的故乡，但她的故乡早已面目全非，对她摆着一副狰狞的神情。

故乡好似母亲，她亲手孕育了你，但一位母亲也会生病，甚至发疯，对着无辜的子女吼叫。作者本人也曾说过，“我们可以原谅，但不能忘记。”她想与家人和当时的爱人一起扎根在生养她的地方上，但爱她的家人发现她已经成为了一根轻飘的羽毛，而羽毛生来便是来飞翔而非落地的。

玛嘉也慢慢醒悟了这一点，乡愁不能成为她追随理想的阻碍。于是，她同家人作了第二次告别，飞往法国追梦。而这一别，几乎就是永别。她彻底切断了她与故土的联系，但故乡曾带给她的美好和亲身经历过的沉重历史会成为永恒的烙印，镌刻在她的灵魂之中。挣脱了束缚住她的一切，无牵无挂的落寞再一次降临。她却彻底自由了，虽然没有爱她的家人的引领，但从离开家园的那一刻起，这片羽毛彻底飘向了迎接她的广阔天空。

人生路漫长，未知与茫然占据了一切，迎接自由的天空不可能一直晴空万里。正如玛嘉坎坷的生活经历，因为战争和压迫成为流浪天涯的羽毛。但是，羽毛即使飘渺，却不会忘记自己从哪里来，它的坚韧也是由过往塑造而成的。就算不知道到哪里去，它也会坚定地、努力地飞向未知的远方。





# 伦敦生活

文/ Olivia 周芳可

**「人都会犯错**
**这是他们给铅笔装上橡皮头的原因」**

---

第一次听说这部剧还以为是轻松愉快的，毕竟英国人的作品大多充斥着微妙的幽默感，可看后才发现它是多么的悲伤、真实，同时又美好。

之所以说是悲伤的，是因为这部剧看似是喜剧，实则以悲剧为内核。女主好友的死几乎贯穿全剧。女主认为自己对于这一悲剧有一定责任，因此好友的意外一直让她愧疚、后悔、无法释怀。同时，母亲去世，父亲与教母相好，与姐姐的关系也总是隔着一层膜，女主的家庭生活并不圆满。她被自己的欲望所困扰，导致无法经营好一段稳定的亲密关系，与男友、暧昧对象渐行渐远。女主像是一块残缺的拼图，工作和生活都不如意。她尝试不断填补自己，却始终空虚，是一个悲伤的人。

真实的部分由剧中的各种角色构成，我发现自己在观剧过程中好像无法讨厌任何一个角色。

姐姐克莱尔无法接受肉麻的情感表达，常常刀子嘴豆腐心。她工作能力出色，责任心强，面对更好的工作机会仍心系家庭，即使她这个所谓的家庭由一个粗俗懒散的美国男人和他的精神病儿子组成，似乎并不值得她去经营。不过她是一个坚决的人，经过自我挣扎后选择摆脱丈夫的束缚。父亲是懦弱的，他不敢违抗新欢的意愿，对女儿们的关爱表达得笨拙而隐晦，三人的互动常常令人感到溢出屏幕的尴尬。但在最后他与女主解开心结后，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他是如此了解自己的女儿。教母是一个富有心计、虚伪的人，在女主父亲失去妻子时趁机上位，对待女主和克莱尔态度十分刻薄。不过令我佩服的是她在艺术方面的独到见解，她有能力办起艺术展、在宾客面前自信展现自己，不得不说她在外人面前的伪装是优秀的；至于姐姐的继子，大家都认为他是变态，他也确实精神不正常，可就是这样的一个男孩悄悄让女主带克莱尔离开自己的父亲，这让人不禁感叹人类是如此复杂，既可以疯疯癫癫也能够保留着心底的善良。




最后就是美好，在一切痛苦挣扎之后，迎来的是生活的新希望。第一季的结尾，女主似乎陷入了最糟糕的境地：被姐夫诬陷导致与姐姐冷战，给女主本就绝望的生活雪上加霜，而因好友的死所带来的长期以来的愧疚感压得女主喘不过气来，让她似乎失去了生活目标。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却下定了决心，第二季开始克制自己的欲望，在他人的帮助认真经营咖啡店，生意逐渐兴隆，她的生活似乎开始走上正轨。明明她之前看起来那么空虚、寂寞，怎么会在逆境中重生呢？看完第二季，我才发现原来女主才是那个最勇敢、坦率的人。

就像她父亲说的那样："你比我们任何人都更懂爱，所以你才会觉得爱很痛苦。"正因为她那颗对生活总是充满热爱的心，在她周围的人都放下过去向更好的生活前进的时候，她仍坚守着原来的生活：经营小咖啡店，期待能够敞开心扉去遇见美好的人。她的改变不在表面，而在她的灵魂深处，而这一改变与另一位角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神父使整部剧得到升华。他是全剧唯一一个为了女主而存在的角色，他的出现很突然，这个角色的设定从一开始也告诉了观众他的与众不同。第一季中女主会时不时朝着镜头，也就是观众，说一些心里话或眨眨眼，这一系列动静景剧中的其他角色所无法察觉的。可神父却能看到女主跟镜头的所有互动，打破了她与我们之间的第四面墙。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对于女主来说既可怕又幸运。可怕是因为女主心底最最隐秘的秘密开始具有被察觉和被发现的危险，但幸运的是这个人终于可以看穿她的伪装，逐渐走进她的内心世界。

似乎整个世界都在她耳边叫嚣着：He is the one，因为他是如此的特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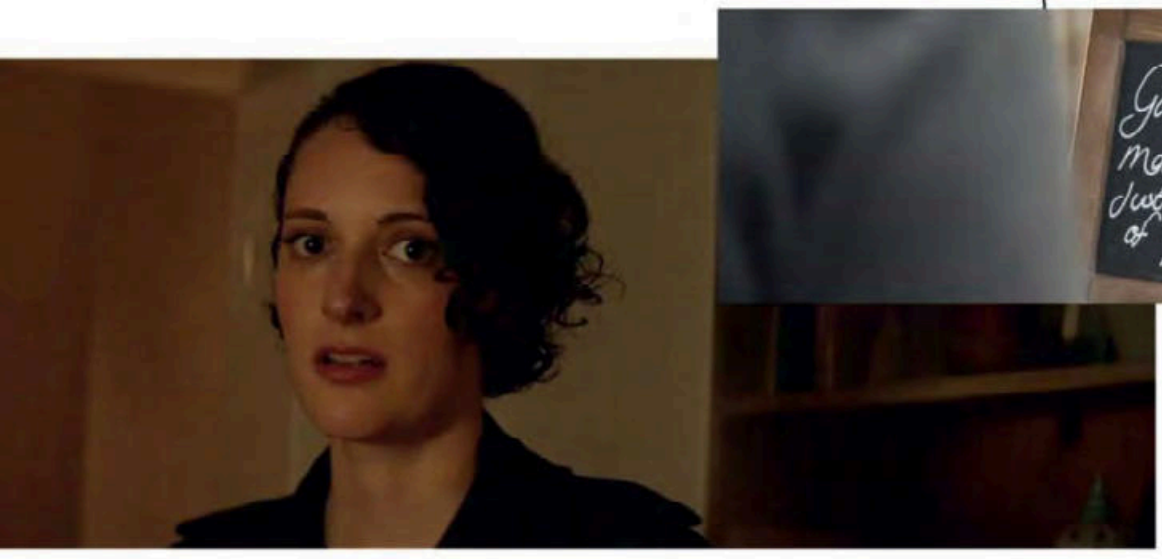
但神父自己其实是一个残缺的人，不幸的童年酿就了人格的悲哀，他的人生如同随浪漂泊的船只，没有船舵控制航道，也没有灯塔指引方向。他选择成为神父，信仰上帝，是因为他认为上帝可以指引他，给予他规训与警戒，告诉他如何生活。正是这份信仰成为了他死死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所以面对打破平静的人，也就是女主这一变量，他选择了离开。他离开得仓促，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压根没有留下任何影响或痕迹。可对于女主来说，这个人短暂的存在如同一颗原子弹，在她体内爆炸后烟尘散尽，余下的是一颗裸露的、充满爱的灵魂。

所有人都move on了，父亲再婚，前男友有了家庭，姐姐离婚去追求爱情，而女主表面上除了事业有进步以外好像并没有什么巨大的改变。但其实改变早已悄然发生：死去的好友不再日夜令她苦恼，她重拾了爱的能力，去爱生活，去爱一个具体的人，即使那个人最后消失在了她的生活中。母亲去世后她曾将爱寄托在好友身上，好友意外死去后她将爱寄托在神父身上，神父走后，她终于将爱放在了自己身上。

Life doesn’t get better, only you get better.

在豆瓣上看到有评论说，剧集的结尾有一只狐狸朝神父离开的方向追去，而狐狸代表爱和情欲，神父终究逃不掉的。也许他会回到女主身边，也许二人就此结束，但女主终会释怀，因为她懂得爱，明白如何爱自己，这就是一个人最美好的结局。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遇上Andrew Scott这样的hot priest，但每个人都能在Fleabag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我们别扭、回避、恐慌，最终却又找到希望，找到自己。

这部剧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女主的名字，我想这也是编剧Phoebe的一个巧思：英文剧名Fleabag原指邋遢、不整洁的人，而这又何尝不是人类的写照呢？《伦敦生活》以其独特的、幽默的方式给所有处于生活低谷期的人传递了一个温柔的信息，生活中也许会有数不尽的悲伤和遗憾，有的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给我们带来了些东西，或许是痛苦，抑或是慰藉，但他们总有一天会离开，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课题要修，有自己的生活难题要解决。人们或许会把日子过得一团糟，但哭过后总要重新爬起来，毕竟生活还在继续。









# 好东西

by Yoyo 吴心悠





**「人们总是先看海的照片再看到海，先读爱情故事后知道爱，所以作为创作者最好就是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供人去模仿」**

---

《好东西》的故事建立在人为建构的斜面上，是一种新的生活。这种「新」包括「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情感关系」「新的思想意识」，还有「新的希望」，而最后又落脚于思想概念上的“新”该如何指导现实的生活。“泥沙俱下”的斜面上有着各式的冲突，包括新思想与旧惯性，以及更深层的觉醒之后的自我冲突。虚构的“斜面”并没有悬在空中，冲突在封闭的空间内更大地显化，反而为创造者提供更为广阔、自由、大胆的创作空间，并以此创作一篇具有先验性的杂文，把部分先进的理想和当下现实境况融合。

在现实中，思想往往先行于生活，比如女性启蒙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但妇女权益的保护、社会分工的变化却远在其之后，甚至到现在也没有很彻底的实现。

在这样一个理想的先验故事下，我们也能看到这种「思想先行」让新与旧、内与外的冲突被看见，并展现真诚、质朴的人物感情，无疑是对当下生活乃至精神状态认真的观察和真诚的解构。

「我拒绝绑架，所以我相对自由」

王铁梅就算是一种新的形象，她的身上被贴着诸如「离异」「单亲妈妈」一类的旧标签。但无论从思想还是行为上，都是对这些旧形象塑造的颠覆。对于单亲妈妈的重复叙事大多都是蒙着一层灰色的、艰难悲伤的基调，而在「王铁梅」的塑造中，她的生活却也相对轻盈、相对乐观。

轻盈并不是不辛苦，而是删除了因重复叙事带来的额外的辛苦。“关于单亲妈妈的苦已经谈得够多了，让我们来谈谈爱吧！”她拒绝重复痛苦的旧叙事方式，而是相对轻盈地对单亲妈妈生活纪实。在对于小孩的教育中，她的新思想就得到了十分具象的体现。比如她抛弃了月经羞耻、集体意识，教育小孩平等的认识自己、自由的成为自己。

然而先验的纪实，在仍主要被旧的叙事和惯性的主导的社会环境下，这是否与外界格格不入，是否能被广泛的接受，甚至是否能见天日？由此引发了新思想和旧惯性的冲突。新的思想实践于旧的游戏规则中无疑是困难重重的。这种困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融入于日常生活的点滴。王铁梅可以在生活设下的困难前表现得自由洒脱；但宏观的层面上讲，她又是个不折不扣的普通人，经历着中年危机、行业没落，正试图跟上纸媒行业变化的潮流，也没有实现所谓的“新闻理想”。她害怕自己没法照顾好身边的人，害怕疲惫，害怕展现自己脆弱的一面。



「我正直勇敢有阅读量，我有什么可怜的」

人无法完美不需要完美。但似乎“不够完美”就难以对抗旧的叙事，难以证明“新”的正确。而在电影，这种困难也被创作为了一次集中性爆发。网暴中，她的一切思想、行为、教育、情感都被质疑，她所谓先进的思想观念不得不和现实、和当下正面交锋。这也是全片的高潮，一直表现得十分坚决自信的王铁梅终于流露了她一直以来藏匿的怯弱与恐惧，而这反而给了她重新审视自己生活、教育的契机。

我们不可能像卡尔维诺描绘的男爵一样生活在树上，所以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系列思想实践于现实带来的潜在问题：思想启蒙后，我们又该如何走出“惯性”面对腐朽？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思想落实到行动上，该如何指导自己的生活，又该如何与现实境况接轨？所谓新思想是否会发展成一种虚于表面的政治正确？电影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我们确实看见了一种真诚的勇敢，敢于以先验的思想直面真实的世界。

「总要有人和你说声对不起的」

《好东西》里构建了一种非典型关系。在这个社群里，亲密关系并非建立在性别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情感本身。

在小叶成长的家庭里，父亲苛待母亲，母亲又把痛苦加之于她。她卑微讨好，把「对不起」挂在嘴边；她无法克制一段卑微的关系，原因仅仅是「他老夸我」；她自称「被言情小说荼毒却无法逃离那套叙事」，最后只能用「有爱的能力而爱得更多」粉饰。

王铁梅，独自带女儿搬家，失业半年不断投简历，修水管修电脑给女儿撑腰。她一点不觉得自己可怜。但在这样的奔波与不确定性里，她也害怕会在要保护的人面前露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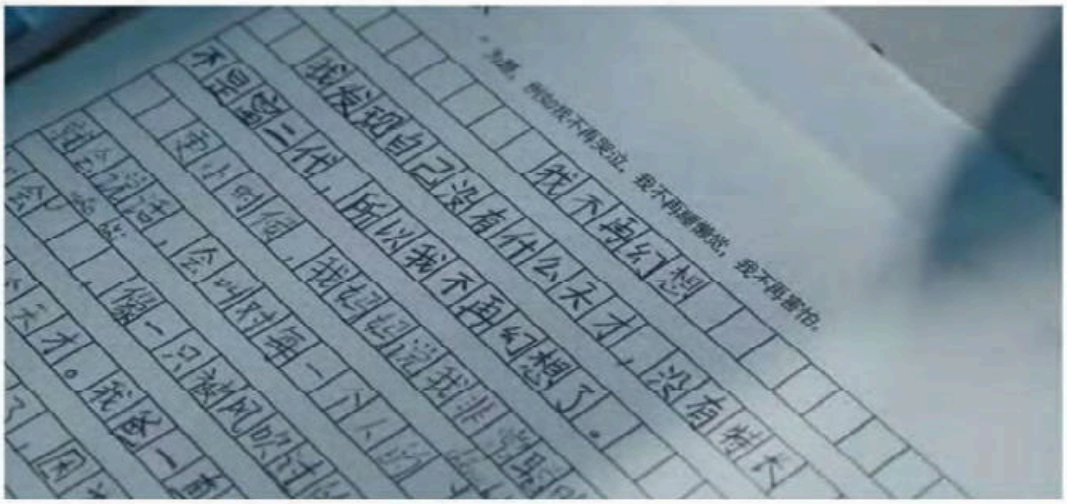
在小叶的创伤被再次揭开后，铁梅陪她抵抗过去经受的贬低，告诉她你的眼睛又大又亮；当糟糕的亲密关系终于破裂，铁梅会怜惜到对她愤怒；尽管根本不是铁梅的错，她也说「对不起，因为总要有人和你说声对不起的」，并坚定的告诉小叶：你不该小心翼翼，这一切也不是你的错。

而小叶也会跟王铁梅说你不必什么都做好的，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有问题，那我们就不参与他们的游戏。铁梅说你可以，但我不可以。这时候小叶和铁梅的角色发生了转换，小叶处于了保护的位置，告诉铁梅，你也可以的。

在这段关系里，没有人是保护者，也不会有谁一直站在被保护的位置。它未必能给生活的难题一个解法，却给彼此提供了一个可归宿的怀抱。

「潦草的开场，未必会有的结局」

故事最后很多事情都没有解决：网暴没有反转、小孩没有爱上打鼓、小叶也没有彻底结束糟糕的关系。故事里的人物没有像传统的主角那样无所不能或者常怀赤子之心，后续的发展只存在于我们的每一种想象。现实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很多事情并非勇敢就会有结果，个体生活里也没有那么多的宏大叙事。电影就这样结束了，但生活还在继续。




「我会等你长大，建立一个新的游戏」

在一切矛盾之外，小孩代表了电影中另一股重要的力量：新的希望。她在枷锁之外成长，勇敢、自由、有共情能力。小孩可以作为导演的一种试验 —— 在这样一个她认为相对理想、相对健康的教育空间内，小孩会怎样成长？小孩也可以作为电影里的一条暗线，借着她的作文，导演的观点密集而大胆地输出。

电影的主题曲第一句歌词出自小孩的作文，“当你说你不会再幻想”。而故事的最后，小孩走出柜子登上舞台打鼓，坐在绿意盎然的阳台下写着有些悲观的作文：

「正因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

才可以直面悲剧」



# 所见所思

# 人类观察日记

BY 睡觉教教主



时间是异常清澈的河流。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总写出这种抽象但没什么实际意义的句子。或许只是因为某种难以言说的情绪掠过大脑，而语言来得太慢，只能留下它的影子。

这种行为常让我觉得痛苦。我讨厌我沉浸在旋转的事实、抽象的描述、和光怪陆离的回忆里。所以对于我来说写一篇描述自己的东西很难-我常常忘记事情本身而沉醉在我分析的结论里。

高中三年是一场盛大但又恍惚的回忆。刚进HFI时有点像忽然开智了。从体制内转进国际系，终于可以和每天一模一样的schedule和统一的校服说再见。生活模式的转变导致了精神的更自由，我贪婪的放逐自己的思绪。回顾初中和高中短暂的经历，我感觉“努力”与“结果”被不断并置、强化，久而久之，成功被理解为一种可以被复制、被验证的路径。蒽，有点像“成功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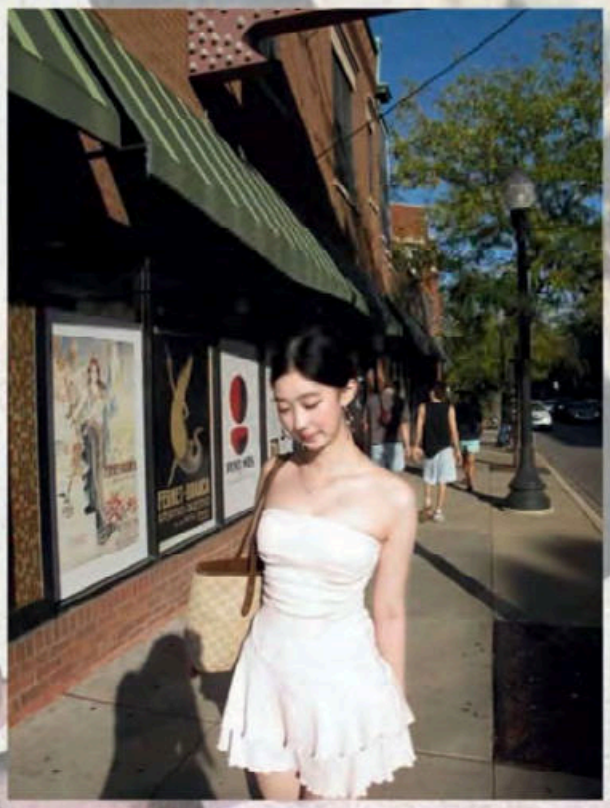
“成功学”的行为模式是以压榨当下的自己欲望，欲望他人的欲望为逻辑基础的。在此模式下，人类好像并没有获得成长，而只是获得了由外界定义的成长的标志。导向的不是成长，而是停滞时的自我否定、富足时的空虚感、进步时的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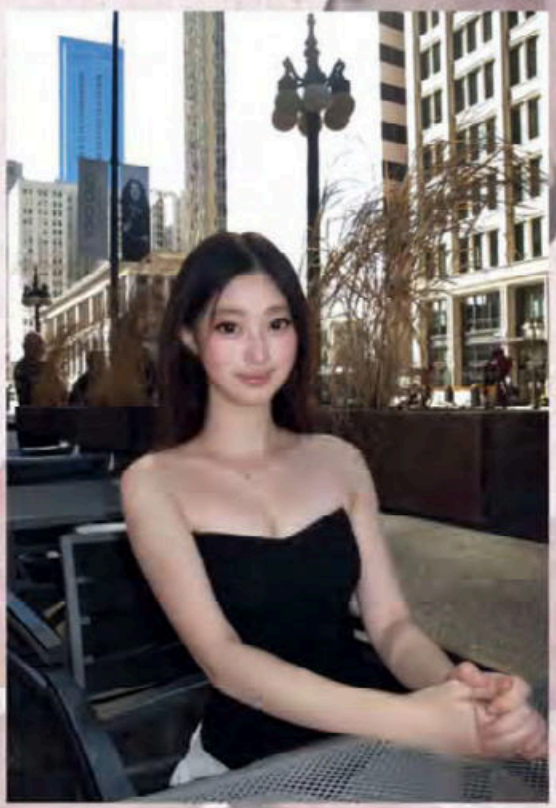
更深层的，是一种缓慢而温和的转移：社会运行的压力被拆解、下放，最终归结为个人责任。现代系统不再通过直接剥削个体来维持效率（那样的阻力过大），而是通过教育与叙事，让个体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于是，人们心甘情愿地为某个抽象的观念付出全部精力，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到“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洪流之中，效率被推至顶峰。

方向是回头后才能被看见的。我一想到自己为之努力了大半辈子的目标实际上是这种system要求下的产物就感觉怪吓人。有点像你冥冥中一直往右走，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往右走，但是你忽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往左走的，于是你要重新走更多的路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轨”。正是这次被迫“掉头”的经历，让我的视线从个人的路径，慢慢移向了路径之上的人。



于是，HFI 的高二和高三，成了我重新校准方向、同时更深刻认识自己与人的时期。跟很多人聊天，我发现在被询问、挑战，或经历相同困境时，人仍会为了相似的目的——诸如爱、安全、尊严、归属——走向截然不同的道路。这种不同始终是让我惊叹的话题。行为背后动机的小差异，成长中的某个瞬间，都可能让人做出截然相反的选择。这恰好证明了人或生活都不是固定公式的叠加，而是元素周期表外的化学反应。





只是，在还没来得及理解这种复杂之前，人往往已经被推着站上了比较的场域。我感觉回顾hfi三年的校园生活，不少围绕着比较、被看见、被认可展开——成绩、外貌、社交、标签。人在意什么，就被什么奴役。当你开始在意别人怎么看，就会从主宰自己的主体，变为被他人定义的客体。萨特说，地狱是他人的注视与评价。因为我们把自我定义的权利，交到了他人手中。但其实，真正的地狱不是他人，而是甘愿放弃自由、屈从于他者目光的自己...这段话更像是给我自己写的。比起逃离他人的目光，我更想学会的是把目光收回。收回到我此刻真正感受到的疲惫、好奇与渴望里，收回到那些不被评分、不需要展示的瞬间。那些时刻或许微小、迟缓，甚至不够体面，却是真正只属于我的部分。

这也是我写下这些话的原因——是为了在未来某个缺乏勇气的时刻，提醒自己：如果有一天我再次被比较裹挟、被他人的目光牵引，我希望自己还能记得：我不需要立刻被理解，也不必急着证明什么。只要我仍然清楚自己在为什么而走，那些无人注视的步伐，同样算数。





# 却道天凉好个秋

BY 咸蛋黄大鼓





“唉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

这是采自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注视着，你问我们这句话里暗藏着什么信息？一阵沉默后，你轻轻地提起了“也”字：“她也笑了，是不是说明是‘我’先笑的呢？”

我仍能清晰地感应回五年前我听到你的解释时的心情——惊诧、震颤。一个小小的“也”字，在内心的温土上掀起了一场大大的革命。原来有一种包容，是在处理文稿时悉心敲开每一个字背后深藏的空间，原来有一种敏锐，可以劈开司空见惯的排序，向世人展现出一副出乎意料的光景。在这场你没有亲自参与的革命里，你拓宽了我生命疆土的边界。从此，那里奔腾着世界流向我的文字、观点和现象。

四季里，我最喜欢秋天。那些没被夏天带走的炎热和浮躁终于在一阵阵秋风中被抚平了去，空气是清甜不黏湿的，多吸一口好像多吸进了一股生的希望，阳光是温柔又透彻的，我心甘情愿成为它的画板，在那些迷人的色彩变换和光影流动里，感受着独属于秋的创造力。

这是我对秋天的怀念。追忆着，我念起了一些你我没有一起经历的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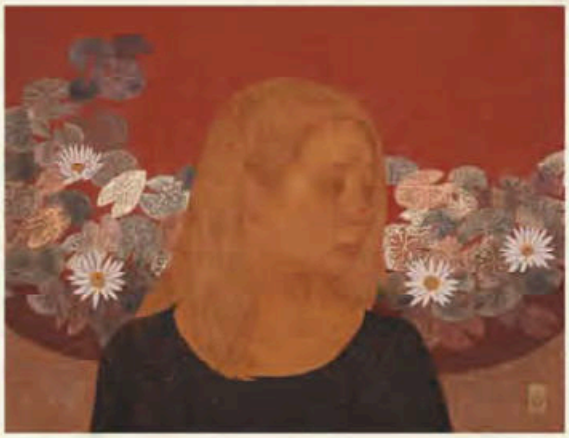
高 ，九月份。第 次去珠江新城，我站在群楼下仰望了很久。皎洁的月光洒不下这里的地面，那些一座建得比一座高的大楼挡住了它的轨迹。从前的中秋，我总是要回家乡的鱼塘赏月，天空是那么广阔和寥远，金黄的圆月在慢慢升起时，也慢慢地托举了懵懂的烦恼，抬向夜的怀抱。此刻，高楼下，我肆意畅想着云层之上的四方格里“也”会有属于我的一盏灯，透过那里看到的天空，一定会比曾经的我看到的更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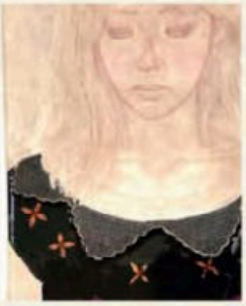
高二，十月份，我在讲学厅举起相机。此次秋的来意，是在我对自己的认知里同时刻下高尚和世俗。聚光灯下手持麦克风的几年里，我再清楚不过自己想被他人刻录和欣赏的心壤，所以，当我得以转变身份时，莫大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从晚会启幕的那一刻开始，舞台与观众席之间的空地就被我视为了战场。俯身、屈姿、前进，我来回穿梭在正中央和侧台，生怕遗漏了任何一位为这个舞台付出巨大心血的表演者。而后，我会固执地幻想着他们收到返图后的喜悦和感激，确信自己做出了一番无比伟大的事业。

一场晚会，舞台上的表演者们享受着艺术的光辉，舞台下的我沉浸在自己构建的英雄主义里。倘若这个英雄叙事仅仅止步于我在返图后便能心满意足，或许我还能有理有据有地得出“自己真是个高尚之人”的结论。可我并未得志，我在深深期盼着朋友圈对我的热烈褒扬。常常，在连修几个小时图却远远不及尽头的崩溃下，我会跟朋友开玩笑说，我拍这么多照片，本质就是为了朋友圈赞赏的声音和她们九宫格里我的一席之地。嗯，说完我就后悔了，高尚的英雄人设一下子被我亲手打碎，责任感是虚伪的美化，虚荣感才是本真。大众喜闻乐见的蓬勃的、真挚的少年之气不属于我，我是矛盾的。仰慕挥一挥衣袖却不带走任何云彩的云淡风轻，却依附着他人的评价苟活；渴望证明自己的能力，但不愿让这个过程显得太过刻意；功利地追求世俗的认可时，会哄骗希望变得高尚的那部分自己：这是在追求一份纯粹的、发自内心的热爱；坦诚地接受人性的幽微，却无法诚恳地包容自己不是全白的个体。宿舍外，我站在走廊上，视线缓缓从开着修图软件的电脑上移开，迷惘地看着颜色一点点变浅、一点点变亮的天空，不知该不该用心感受一下夹杂在的秋风里的凉意。

高三，申请季。这是一个有你的秋天。我们在我们最熟悉的世界——文字里重逢。申请递交的截止日期在即，我却迟迟写不出能够打动自己的文书。每一日，不管有多么逃避，我都在这条流经了我十七年的生命长河里有意无意地寻找着有用的、能代表招生官钟爱的个人品质的事件和信息。见证、参与过申请季的人会总结说这是一次深刻的向内求索，但正身处于此的我，感到的分明是功利的自我筛选：不能解释我个人主线的，删；招生官或许不爱看的，删；对我分明意义重大的事情但背离我人设的，删。我在高中两年里发生过的事情中浮沉，看不清方向，找不见自己。650词装不尽我，却又得体现出一个立体的、有所成长的我。所幸，以旁观者和审判者游历长河时，命运的水流把我推回了你的港湾。10.17的晚上，从拨通你的电话直至挂断，眼角奔涌出的泪便如卸闸般止不住地流淌。那时的你并不知情，隔着电话我暂且还能掩饰得很好。你毫不吝啬地讲述着你这么多年对我的认可和欣赏，我在深深地怀疑自己高中这两年有没有辜负了你的期望之余，心底里有一双手再也忍不住向外抓取这束投入深井里的光。迫切地需要外界鼓励在我看来是世俗不假，可脸颊上滚烫和炽热的一片片泪水无不证明着此时此刻，我在疯狂吸收着这些话里的养料，我，作为我，需要它们。













你说，从你这么多年的写作经验来看，一定要写“你有很多话讲”的内容。身体里的泪水诚实后，我的心也被触动着坦然了。我放弃了从招生官的视角看自己，转回了独属于我的视角。长河里漂泊的船只终于有了落脚处，我找到了，是那个我们曾用声音和文字缔造的世界。原来，承认自己的热爱，承认自己追求成就时的真正动力是什么，也是需要付诸勇气的。终于，一版震颤得了自己的文书、一纸三年追求的成果，在我们一起被吹过的、珠江旁寒入骨的冬风里，走向了我们。

希望你还能记得，此刻，是经历完所有事情后的我在与你对话。身在北美的秋日里，我禁不住想，如果没有那一纸来自招生官的认可，我还会这么坦诚地相信坦诚的力量、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已经与那段矛盾的少年心气和解吗？其实我不是一个喜欢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的人，直抒胸臆前我更希望自己能想清楚一个观点的正反面，于是我在反复横跳里习惯了闭上嘴巴；写到现在，通篇的“我”“我”“我”的叙事已经让我有点紧张。但是，我仍然感激有这么一片天地，能让我回顾这些我无法写进文书里的瞬间，能让我理清曾经的混乱、幼稚、和不堪。
华附操场，黄绿交错的观众席上，我突然感受到了一阵风。我没能留住它，除了掀起我的几缕发丝，它也没有留下什么。

不过，还能想起它，就已经足够了。

文/ 咸蛋黄大鼓

# 她流动的幕布

BY Melody 韩雅歌



## 开幕



你好，我是Melody韩雅歌！

大家说我是把所有热爱都揉成一团的理想主义者，这话没说错。我就想把喜欢的一切都装进去。吃赛百味的时候我会把蛋黄酱，黑椒酱，蕃茄酱，蜂蜜芥末酱，沙拉酱，烧烤酱全部叫服务员帮我加在一起，还傻愣愣地盼着它能烤出不一样的香气，实际上真的很咸。捏饺子的时候我把饺子形状捏成太阳，小猫，小刺猬，但其实除了我没有别人愿意吃。我做美甲永远要让美甲师帮我把极光粉，魔镜粉，闪粉，闪钻，立体胶，晕染胶都加在一起。

我虽然向往极简和秩序，但每次下定决心做纯色美甲，过三天又在指甲上画满星星点点。每次说要把头发只染一个颜色，两周后又躲在厕所里用手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

我爱电影，爱里面的蒙太奇，那些零散的片段，拼在一起却比完整的故事还动人，像把碎玻璃拼成了星星；我爱舞台，爱聚光灯打在身上的热，更爱后台化妆时的慌慌张张，眼线画歪了，裙子拉链拉不上，可心里满是等着开场的期待；我爱艺术，爱那些颜色撞在一起的火花，爱从一张空白的纸、一块没形状的泥，变成一个“东西”的过程；也爱心理学，爱琢磨人心里藏着的那些话，爱盯着过去的伤口看，直到看清它后来长什么样，是不是也结出了温柔的疤。流动的、停着的、说不清楚的、能摸得着的，这些我都爱。

我热爱生活的点滴，喜欢发现生活中的美丽，我时常感慨世界真好，我从不会怀疑或把别人想坏。

我的这些想法它们像一群精灵在脑子里跳动，时刻等着找到合适的机会钻出去爆发。所以我一直在观察，一直在寻找机会，把那些看似无聊的东西染上我的魔法。

# 蒙太奇

Theater+Film是我最喜欢的两种艺术方式，他们呈现了我，我也想呈现他们。

我有时感觉自己的经历是一场Cabaret。不只是给别人看两小时的戏，是整个舞台，是一场卡巴莱。卡巴莱不是什么正经的正剧，是小酒馆里的即兴歌唱，灯光暖乎乎的，歌者跟观众的眼神能碰在一起；带着点玩笑，又藏着真心的表演，允许忘词，允许紧张，连后台的脚步声、酒杯碰在一起的脆响，都算演出的一部分。台子其实就是个简单的布景，可在这儿，能看见演员对着镜子练表情的笨样子，空场时的安静，主持人捏着话筒手心出汗的模样，演出时满场的笑声和掌声，散场后地上卷着的彩带。









在Mr. six的电影课上，我学到了蒙太奇的概念，用碎片拼出真的故事，不需要有必需戏剧性的三段式结构，让看的人自己走进来。我的故事就该是一场蒙太奇，一部电影。那些散落在记忆里的小事，闪着光的瞬间，没说出口的感受，隐藏的伤痕... 我恰好也喜欢分享自己的故事。也许我应该把他们凑成蒙太奇。

# 幕布前是我的避难所

我一二年级的功课底子还算扎实，字也写得工整，可爸妈看着我每天累得没精神的样子，实在心疼。他们只想我活得自在点，真能像个小孩一样，不用想那么多。三年级的时候，我转去了华外。最初被华外吸引，居然只是因为那里的iPad里有iMovie。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突然迷上了“当导演”的感觉，好像这样就能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故事怎么讲，我说了算。三年级的电脑课上，别人还在学怎么按拍摄键，我已经用iMovie的模板，剪出了一整部预告片。

从那以后，跟舞台和表演艺术的缘分就更密了：主持、跳舞、唱歌，好像什么都能沾点边。华外特别看重这些，每周五都有才艺舞台，谁想上都能上。跟朋友每天中午在教室排舞台剧，还搞中西混搭，我穿唐朝武则天的大红袍，她们穿红黑相间的拉丁舞裙，拿体操室的击剑当道具，把中国舞和拉丁揉在一起跳。台下掌声响起来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这个新地方好像裹着一层暖暖的光，全是赞美和认可。接着排，看了MJ的《Thriller》，就用这首歌编舞；《冰雪奇缘》火了，就扮成艾莎唱《Let It Go》；英语周班级表演，带着大家排《Good Times》。只有站在台上的那一刻，我才觉得：这才是真的自己，自在又热烈。

说到数学，我来到新学校之后自信仍然很不足。不过后来才发现，我的小学数学其实还挺好的，小升初差一两分就满分了，对我来说已经很好了。

初中去了同一所学校的国际部。这里好像更懂自己——有太多地方能让我把“软实力”摊开了说。比如每月一次的探究项目，别人做演讲的时候，我总在琢磨新法子。我想把自己爱的东西都揉进学术生活里：用戏剧演出来，用音乐剧唱出来，用微电影拍出来，用皮影戏表达出来……

我有时觉得普通演讲效果不大，台下的人假装在听，实际上在摸鱼，台上的人念稿子，好像观众没什么收获。如果用更有创意的方式，是不是台上台下都会认真对待？



各种应接不暇的项目朝我而来，而我一点累的感觉都没有。我并不想把我的故事写成大学申请文书一样来自夸，但这些的确是我的热爱所在。

在各种探究项目里，我一次又一次挑战自己，Experimentation是我最擅长的，因为我觉得创造力不只局限于戏剧和艺术，我要把这些想法延伸到课堂，所以我要尽可能的多创造，多实验。介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服装秀来倡导减少不平等，这个点子有趣，其实是我做梦梦见的。介绍秘鲁的印加太阳节时，我们用皮影戏来讲它的历史；介绍印度胡里节，我们把颜料扎染在白衬衫上，再让观众互动泼洒颜料；介绍中华传统运动，我们踩着高跷跳现代舞；介绍网球的时候，我们排了一部舞台剧，用换电视台节目的方式来讲网球历史，这让后来的每一届都想变得更加有创意。

# 戏剧与前路.

关于舞台，我从来都不会害怕舞台或者公共演讲，这得谢谢初中的华外，给了我足够多的锻炼机会。我觉得站在聚光灯下，越紧张效果越不好，不如别紧张，做自己，观众也看得开心。我很爱戏剧，觉得它能让人真的释放情绪、做自己，同时又能体验他人。这种双重性，难道不是非常精妙的体验吗？

戏剧也具有教育性。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了NYU的教育戏剧专业。我们用艺术传播思考，用大众更接受的方式传达感情。教育戏剧很新颖，有很多分支：比如在教室里用表演的方式传授知识，做沉浸式游戏互动，在监狱让大家一起演莎士比亚，在医院让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一起演喜剧。但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让观众学习到、感受到一些什么。

所以我觉得戏剧的幕布是流动的。艺术并不只发生在电影院、画廊或者剧院里。我热爱生活，觉得生活处处是艺术，只要有一丝想法，开始行动，就是艺术。它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别人问我"你做这些不赚钱啊"，但我觉得我的生命不是为了社会地位或者赚钱而存在的。我喜欢创造，我觉得生命的意义也在创造。我喜欢把脑子里的东西变成现实，哪怕有瑕疵。我步履不停地创造，不问任何意义和回报。

我现在在申请NYU双修电影与电视专业。可能是因为我觉得电影加上Theatre的教育影响力能更大。我痴迷于打破常规、探索边界，在矛盾与实验中寻找灵感。比如我选择在菜市场拍跳舞视频，邀请不跳舞的大爷大妈加入；邀请不会跳舞的同学们一起演音乐剧，因为我相信艺术诞生于最鲜活的生活现场，无需完美，我喜欢原始的、自然的、真情实感的。对我来说，电影也是一种完美的创作形式。它融合了我所热爱的一切：色彩、画面、故事、音乐、舞蹈与流动的情感。我从小就着迷于它造梦的能力，能将抽象的想法变成可触可感的现实。我觉得我要做的电影，一定是能让观众理解，但同时不失去个人风格和色彩的。因为我认为电影不只是表达自我的方式，和戏剧一样，更是能影响他人、传递意义的媒介。这让我觉得无比美妙。

我初中迷上了音乐剧，从《汉密尔顿》开始。里面那些快rap我唱得可溜了，车上听、洗澡听、走路听。Lin-Manuel Miranda是我的人生偶像，我觉得他写的东西太神奇太强大了，就想成为他这样的人。《汉密尔顿》的故事在高一的时候一直激励着我，我每天听着《Non-Stop》熬夜学习。那时候我的遗愿清单里就出现了一项：演一场完整的《汉密尔顿》音乐剧。没想到我来到HFI的第一年，这个梦想就实现了。高三学姐们让我演了Thomas Jefferson，也是我最喜欢的角色之一。我每天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去排练。演出那天真的是我的人生高光时刻，非常满足、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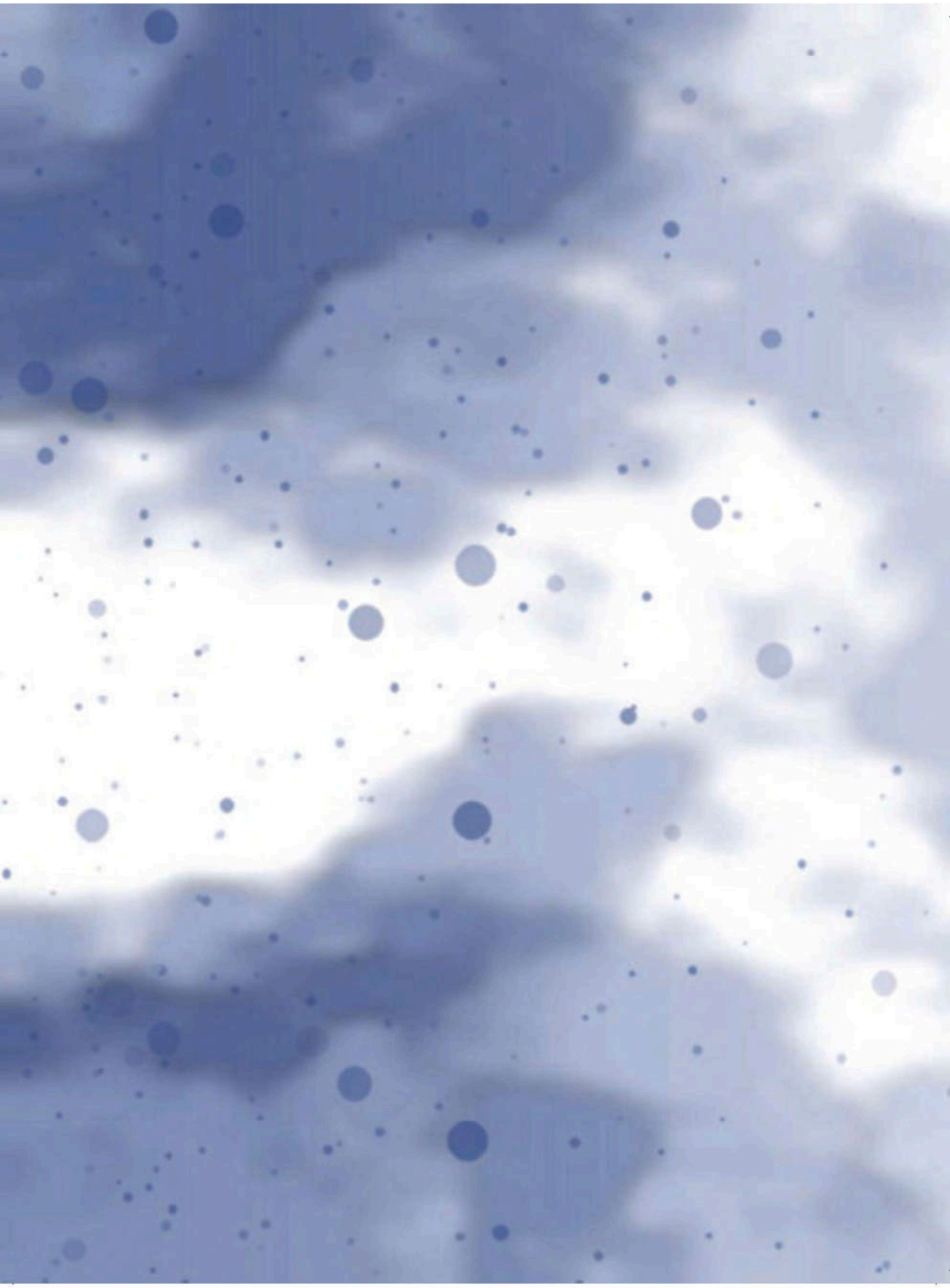



曲终人不散。也许是我被保护得太好了，家人很好，朋友很好，老师也很好，我从小没怎么受过伤害的打击。别人问我有没有什么心理创伤，我想想好像真的没有。

他们都说我太单纯了傻傻的，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好事呢？

我知道自己现在心态这么好，以后肯定会有很多打击慢慢磨皮我的棱角，但我清楚，我只会变得越来越坚强。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在帮我变得更好。

文/ Melody 韩雅歌



EXCLUSIVE INTERVIEW

# 风云专访

# 从摇滚青年到文学老师 一个有趣灵魂的跨界人生

采访/文：Duncan 张恺乐

和Matt老师的采访约在一个午间。

我在AP英语文学与写作的课堂上早就领略了Matt老师精彩绝伦的教学。他的AP英语文学与写作课堂既有历史的悠远绵长，又有文学的脉脉温情。访谈中，Matt老师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述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而我从Matt老师的故事里感受到了一个万里挑一的有趣灵魂。

## 「一个曾经拒绝大学的摇滚青年」

如果你走进Matt老师的课堂，看到他在白板上画出三级历史背景、二级文学引入的评分框架，你很难想象，这位逻辑清晰的AP英语文学教师年轻时曾是一个留着朋克头、坚信乐队会成功的摇滚青年。“我组过很多很多乐队，没有一个成功的。”Matt老师谈起往事时语气坦然，“我觉得一般情况都是这样。”他在佐治亚大学所在的雅典市读硕士。雅典市是一座与纳什维尔齐名的音乐重镇。年轻的Matt老师曾认定，1996年他的乐队会一炮而红，19岁时他就会成为百万富翁，上大学根本不在计划之内。

高中时，他本来没有打算上大学。他的老师说：“不上大学你会是个失败者。”他当时的回答是：“我不需要上大学。”转机来自父亲的一个提议，父亲让他试试当地的社区大学。他抱着试试也无妨的心态，走进了大学课堂。第一节课后，他的想法彻底改变：“这太棒了！”

从那以后，他一发不可收拾，沿着这条路一路走下去，十年后拿到了硕士学位。从佐治亚大学教育学硕士毕业后，他先去了韩国、越南任教，又来到中国，至今已在国际教育领域深耕将近20年。

## 「一个精通中国古代史的美国老师」

Matt老师学中文已有12年，汉语水平考试刚好达到四级。

他对中国历史的热情远超一个语言学习者的范畴。他谈起中国古代历史故事如数家珍。访谈中，他信手拈来地讲起中国古代历史的故事。他讲起了秦始皇梦想传位万世，但是秦朝却仅存14年的故事。商朝是他最感兴趣的朝代之一。“那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出现的时期。人们把龟壳放在火里烤到裂开，通过裂纹预测未来。”他侃侃而谈。

这种历史视角也延伸到他关于战争文学的讨论中。他指出，在西方文学里，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才开始真正书写战争的疯狂与恐怖。更早的英雄史诗中，战士总是凯旋而成为领袖。但是古代文献中其实也有士兵半夜尖叫着惊醒的记载。今天我们会称之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而当时人们只会说“他做了奇怪的梦”。这种跨越时空的洞察，让他的文学课充满了人文关怀。



## 「打印机里的人生哲学」

在谈话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词「Inherent vice」。这个词最早源于他对打印机频繁故障的观察。“打印机总是坏，这就是打印机的本性。”他解释道，“一大箱玻璃杯也会碎，你没法保证一切完好。有时杯子就是会碎，有时电池会着火。这就是事物的固有缺陷。就其本质而言，它就是不稳定的。”

这种思维方式渗透到他的教学哲学中：他设立明确的评分标准以对抗所谓不确定性。“如果学生以三级历史背景引入，切换到二级文学背景，并写出一个确立了两条论证线的论点，我就打勾。”但总有学生不遵循指示，对此他抱有一种意料之中的无奈，这大概也是一种「固有缺陷」。

## 「认识复杂性」

访谈接近尾声时，我问到他会给即将上大学、体验世界的17、18岁年轻人什么建议。

Matt回答到："在文学中，就像在生活中，要认识到复杂性。不要陷入那种'这是好的，那是坏的'的二元思维，一切都在中间地带。如果你对某件事有非常强烈的看法，就试着提出那个看法的反面论证。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有合理的解释。"

他说人类天生倾向于和相似的人待在一起，倾向于寻找简单的答案。"但认识到事物的复杂性需要更多工作。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世界会变得更好。"

"上完AP英语文学与写作你肯定会成为更好的作者。因为它关乎组织观点。但大学远不止是拿个好学位。你会交到一辈子的朋友，还要偿还大学贷款。"

他推荐了两本书：除了《蛇与彩虹》，还有苏珊·奥尔琳的《兰花窃贼》。《兰花窃贼》是一本关于痴迷于兰花的人的研究。世界上有一小部分人对稀有兰花痴迷到愿意偷窃、愿意花数千美元购买。这本书后来被改编成电影。Matt老师还提到了表演艺术中的"打破第四面墙"——演员转向观众，说出角色内心独白。他讲这些时，你很难判断他是在讲电影、文学，还是在讲他自己的人生：一个不断打破第四面墙、不断告诉观众"嘿，这背后还有另一层"的人。






## 「有趣的灵魂」

整场访谈中，Matt老师多次提到"偶然"。偶然进入教育行业，偶然发现写作的热爱，偶然从人类学转向文学。但你分明能从他的讲述中感受到一种内在的一致性：一个对世界永远保持好奇心的人，无论走哪条路，都会有精彩的人生。

从摇滚梦到AP英语文学讲台，从人类学到文学，从美国南方到中国广州，Matt老师的人生没有一条笔直的路，却处处是风景。他用自己对复杂性的尊重、对"固有缺陷"的坦然、对世界永不停歇的好奇，在课堂上点燃了一个又一个年轻的心灵。正如他所说："如果每个人都走出舒适区，尝试新事物，世界会变得更好。"这是一个有趣灵魂最朴素、最深刻的诠释。



# 当骆驼走进文学课堂

「如果你能骑一只骆驼进教室，
你会得到一个NP，
以及Daily Score加五分。」

## 「我只想找一个可以享受文学的工作。」

Jacek 来到中国，并不是出于一个清晰的职业规划，而更像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他在纽约完成文学与写作的硕士之后，并没有想要留在美国教书。他说，自己认识的一些老师并不快乐，而且找到一份舒服的工作并不容易。相比之下，他当时的想法反而很简单，“我不在乎做什么工作，只要能住在离朋友们近的地方就行。”

后来是在父亲的建议下，他开始考虑去国外教书。从欧洲到东亚，他不断筛选，最终把目光落在中国。“中国是一个很辽阔的国家，”他说，“那里会有更多的机会。”于是他投出了简历，也几乎是带着某种偶然性，来到了河南。但这种偶然很快变得确定。“我很快就爱上这里了。”他发现自己喜欢教学，也喜欢和学生相处，这种感觉让他决定留下来。

## 「教室里出现了一只骆驼？！」

「如果你能骑一只骆驼进教室，你会得到一个NP，以及Daily Score加五分。」这是Jacek写在课堂规则里的一句话。

最初，它只是一个玩笑；后来，骆驼开始反复出现：quiz里有，rubric里有，甚至成为课堂里一种默认的视觉元素。再后来，教室最后面的黑板上多出了一句话：「骆驼将统治世界。」学生们开始用半开玩笑的语气叫他“Camel God”，而这个称号也逐渐固定下来。

## 「我不属于任何国家，我属于艺术」

Jacek的成长经历，使他很早就意识到身份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概念。

他在波兰出生，在美国长大。小时候在美国，他会觉得自己是波兰人；回到波兰，又发现自己和那里的人已经不同。“我既不是一个真正的波兰人，也不是一个美国人”他说，“所以我心何处呢？”

但这些看似随意的细节，其实都有它的来源。Jacek说，骆驼最早并不是一个课堂设计，而是一段生活里的经历。几年前，在厦门的果乐园里，他和家人带着女儿去玩，女儿在那里第一次和一只骆驼互动。“她当时特别开心，”他说，“那是一个很温暖的瞬间。”后来，这只骆驼就慢慢出现在他的创作里，也自然地进入了课堂。



于是，一只本来只属于生活片段的动物，变成了一种课堂语言。但如果只记住这些轻松的细节，就很容易忽略另一面——这其实是一门要求极高的文学课。它节奏紧凑，标准清晰，甚至会让人一开始有些不适。也正是在这种反差之中，这间教室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气质：既不完全严肃，也绝不只是轻松。

但这种“没有归属”的状态，反而让Jacek在文学中找到了一种答案。“文学帮助你认识到，人类都是一样的。”在他看来，国家、文化甚至社会习惯，都只是外层结构，而文学所触及的是更深的部分。他并不喜欢强调民族或国家的作品，相比之下，他更在意那些让人意识到“我们其实在经历类似的事情”的文学作品。

因此，当被问到如何定义自己时，他给出的答案很简单：“我不会说自己是波兰人或是美国人，我更愿意说自己是一名词曲作者。”

## 「我的哥哥很酷」

Jacek 对文学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七岁。那一年，他看到哥哥在车上读一本八百页的书。“我觉得我哥哥特别酷。”于是他也去读。很多地方看不懂，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读下去。

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和哥哥讨论书里的内容。“这让我和哥哥的关系变得更好了。”文学最初带给他的，并不是知识，而是一种连接。后来他选择文学专业，也并不是出于明确的规划。“我就是喜欢阅读。”他说，“所以我选择了这个专业。”

## 「我喜欢的东西，本来就不主流。」

在Jacek的课堂上，很少会出现那些“经典文本”。相比之下，他更倾向于选择一些“冷门”的作品。“我所喜爱的作品，大多并不出名。”

但这种选择也不是随意的，而是基于课堂体验的设计。以《Malafrena》为例，他解释道，这本书是一个挑战，因为它的篇幅足够长，人物年龄和我们不算太远，并且内容中既有爱情，也有政治和冲突。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它成为一个既有难度又有连接点的文本。“我想给你们安排一些高难度的任务。”他说，“因为成长本就是这样。”

## 「是的，我很严格。」

面对学生对课程难度的反馈，Jacek的态度非常直接。“我就是有很多要求。”他说，“我甚至希望我可以更严格一些。”在他看来，挑战本身就是学习的一部分。“当你遇到难事并勇敢面对时，正是你成长的时刻。”他提到自己曾经提高考试难度，但班级平均分几乎没有变化，这让他意识到，学生有在进步。

“所以我知道你们可以做到。”他说。因此，在他的课堂上，难度不是问题，而是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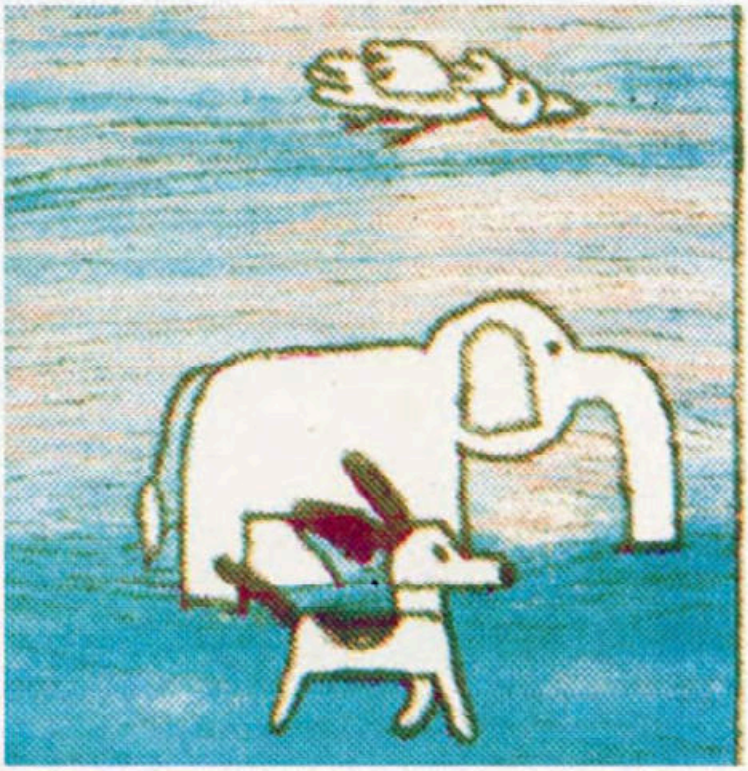
## 「不要再写I learned that了」

比难度更核心的，是表达方式。Jacek认为，很多学生的问题并不是没有想法，而是表达仍停留在初中写语文作文的模式。“I learned that…” 或 “through this we can see…” 这些句子看似正确，却缺乏真正的内容。

于是，他建立了一个名为Auto Deduct的文档。“每当我看到一个表达很糟糕的句子，我就会把它放进去。”他说，“如果你用了它，就要被扣分了。”这种方法简单而直接，也非常有效。学生因为在意分数，会主动去避免这些表达方式，从而被迫寻找新的语言路径去展示自己的想法。

但Jacek 真正想改变的，其实不只是句子本身。在一次课堂讨论中，我们读到美国作家Ursula K. Le Guin的一段话：“Is the story a box to hide an idea in, a fancy dress to make a naked idea look pretty, a candy coating to make a bitter idea easier to swallow?” 故事究竟是用来藏匿思想的盒子，是为赤裸的思想披上的华美外衣，还是让苦涩的思想更易下咽的糖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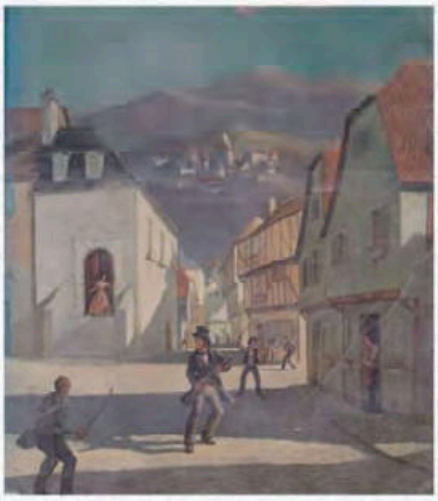
如果写作只是为了把一个已经存在的“message”包装得更漂亮，那么故事本身就变成了工具；而语言，也就不再是表达，而只是掩饰。



## 「写作，是你不知道你在写什么的时候」

谈到写作本身，Jacek的表达明显变得更慢。他说自己的身份是一名词曲作者。在写歌时，他不会提前构思结构，而是顺着那种感觉一直写下去。“我都是有感而发的。”等到几年后再回头听，他才会意识到当时真正表达的内容。写作在他看来，是一种延迟的理解，也是一种与自我对话的方式。“这是我内心最真实的部分。”

## 「我更在意想法，而不是语言。」



在课堂上，Jacek对语言本身的态度其实非常明确。“语法不是我最看重的，那是GE课应该关心的东西。”他说。他更在意的是学生的想法。“我不会记得你当时说的是中文还是英文，我只记得我们聊了些什么。”但他也强调，语言仍然需要服务于表达。“如果你的语言表达过于混乱，那就是个问题。”因此，他反复提醒学生：不要刻意复杂化表达，只要让我能够理解你就好了。

## 「你的骆驼将统治世界」

也许，骆驼最初只是一个偶然的瞬间——一个在果乐园里，被孩子记住、也被父亲记住的温暖画面。但它进入课堂之后，就不再只是那一刻的延续，而变成了一种可以被不断重复、不断再创造的符号。它出现在题目里，出现在规则里，也出现在黑板那句有点夸张的话里：“骆驼将统治世界”。学生把它变成玩笑，也把它变成称呼。“Camel God”听起来像是调侃，但久而久之，也成了一种默契。

如果从外面看，这一切似乎只是轻松和幽默。但当你真正待在这间教室里，就会慢慢意识到，骆驼之所以留下来，并不是因为它有趣，而是因为它刚好契合了一种课堂的方式。在这里，你会被要求面对困难的文本，也会被不断推离熟悉的表达方式。你可以用中文解释，也必须学会展示内心真实的想法。你可以写得不完美，但不能只是重复。

尽管教室里不会有一只真的骆驼在等待你，但“它”一直在那。
“它”像一个提醒，也像一种许可：在这间文学课堂里，你可以认真，也可以不那么“标准”；你可以被要求，也可以慢慢找到自己的声音。

或许，这才是“骆驼将统治世界”真正的意思。

文/ Christine 文悠然



采访|吴心悠 徐希言
文|吴心悠

# 我们为何要走进这片戈壁?



我们为何要走进这片戈壁?在钢筋水泥的日常之外,去往荒凉的深处,究竟能打捞起什么?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VOICE的成员对戈壁徒步的发起者朱校长进行了一场采访,聊起那些远方的风沙与成长。

**「征服」**

在普遍的认知里，教育往往发生于三尺讲台与四角天空。但在朱校长认为那只是教育的一部分。“我一直认为，教育从来不只是课堂上对知识的传授。”身处这个时代，知识的获取正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乃至廉价。若是一个人愿意，他坐在家里就能免费修完世界名校的所有课程。而随着人工智能的潮水汹涌而来，一个无法回避的命题被推到了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面前：当知识触手可及，教育的本质究竟还剩下什么？

朱校长提及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Angela Duckworth的那本《坚毅力》（Grit）。这本曾震动教育界的书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真正走到最后、成就杰出的人，身上都具备一种持久的恒毅力，而这恰恰是以往被格式化的课堂所忽略的。

“我们学校的核心素养里，有一项叫‘自我认知’。”

“但自我认知如何实现？它不是在温室里冥想出来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场景和撞击中完成的。最好的自我认知，往往发生在那些脱离舒适圈的特殊时刻。戈壁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2020年疫情期间，带着审视与疑虑，他决定用自己的双脚先去探一探那片未知的荒漠。那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远行。同行的小组里，有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他在游戏里沉溺了五年、连高考都放弃了，身体极度虚弱。“他太容易沮丧了，走几步就想瘫倒在地上。但我一路上牵着他、鼓励他，哄着、劝着，用尽了所有的办法。最后，我们整个组硬是拉着他，一起走完了全程。”人类天性中被掩埋的韧性就这样被唤醒。

“人的潜力，不去逼一逼，你永远不知道他能走多远。我这个年纪能走完，那学生也一定也可以。”

**「非同一性」**

行文至此，原以为这会是一个关乎“征服”的故事，朱校长却摆了摆手。他已经去过三次戈壁，而那片沙海，从未给过他重复的答案。“最大的变量，永远是人。每一次团队不同，路况不同，都是一次全新的剥离。”

第二次进入戈壁的经历，被他称为一场“勇敢的退却”。那是大片沙漠连绵的路段，烈日灼人，他不幸中暑。双腿不停抽筋，每走一两公里就会栽倒。“最后完全没有办法，我上了后勤车。”他释然的说，“但后来我想，接受自己的局限，承认‘我撑不下去了’，同样需要巨大的勇气。坚持是一种力量，而体面地退出，接受不完美的自己，是戈壁教会我的另一堂课。”

随着年岁渐长，每去一次，体力上的挑战就翻倍一次。“我每走一次，就又老了一岁，但也正因如此，它永远是真实的，不是一场作秀的重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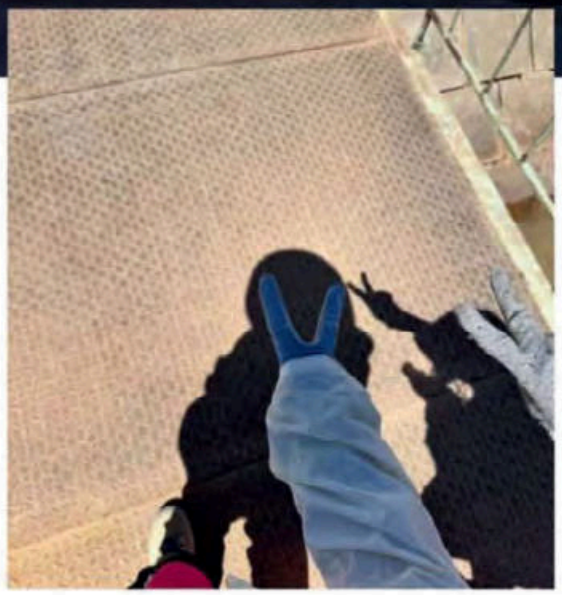
**「竞争」**

当被问及戈壁行中的小组竞争时，朱校长的理解多了一层社会的投射。他认为竞争本就是真实世界的底色，关键在于性质。在荒漠里，没有恶意的构陷，只有纯粹的策略与体能的较量。

“在竞争中，你会像照镜子一样，清晰地看见自己在团队里的位置、能承担的责任。目标没达成是常态，达成了是进步，超越了则是突破。”







朱校长说他自认走过很多地方，滑过雪山，见过大江大河，以为自己早已审美疲劳。但当真正用自己的双脚丈量，走到沙漠最核心的深处，看到那片无垠的沉静时，还是会感觉世界向自己展露了新的一面。

这样具有挑战性的活动也必然意味着风险。“但我始终认为，意义远大于风险。”在几十公里的风雨同舟里，小小的队伍成了人性的试验场。有人需要推一把，也有人只需要你无声地陪他走完。这些在沙暴中淬炼出的育人与处世之法，在日常生活中也将派上用场。

在采访的结尾，朱校长提到了爱因斯坦的名言：“教育就是把学校教给你的所有知识都忘掉，剩下的那部分才是教育。”在人工智能抹平知识壁垒的未来，好奇心、意志力、同理心与协作力，这些无法被代码复制的微光，才是支撑一个生命走得更远的拐杖。而戈壁成为了我们触达这一切的一种途径。

“从生物学和概率的角度来看，你我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近乎神迹的奇迹。所以我常对学生说，每一条生命的诞生，都有它不可替代的本真意义。”





# 复杂之间

ESSAY / 随笔

BY Ruochun

# What is essence?

A short descent into being — from essential properties and the things we cannot lose, to language, ontology, and the surface we rise back to.

What is "essence"? Maybe it's more tangible to start with the essential property.

A formal characterisation of essential property goes like this: A is an essential property of X if X cannot be without A. For example, you wonder what properties make you a human, not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bodied in human flesh with a systematic illusion of consciousness. You count all the properties you have had: having registered Earth: Online for X years with a default appearance modelled unintentionally after your parents' account, activated talents Y and skills Z, is friends with users A, B, and C, and is now enjoying a matcha milk tea blended with pistachio cream...You lose some of the properties from day to day, yet you are still human; However, there is at least one property that, once you lose it, you stop being human. That is your "human" essence. For a long time, it was assumed to be "reason," the capacity for rational thinking.

But is there such an essential property for everything? The question "Is there such a thing X in A that without X, A cannot be?" presumes that there is such a category, kind, or concept A in the world. Some people think that only some kinds are real, such as molecules, electrons, the tree, and the stone you could touch out there. Others believe that everything depends on language—how humans dissect the world through descriptions, and the assumed essential properties are shortcuts the mind takes to recognize, identify, and apply the concept in coherent sentences. Witches and unicorns don't exist (yet, or anymore). What, then, is the essential property of a witch or a unicorn? How about some abstract concepts: gender, race, politics, capitalism, ethics, knowledge, death?

The answer can be both personal and political. It is personal because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deciding your own ontology: what exists, and what matters. And when it comes to the human essence, your belief to some degree implies your life commitment. It is political because it reflects your attitude toward engaging with the world. Some could be oppressive, even justifying systemat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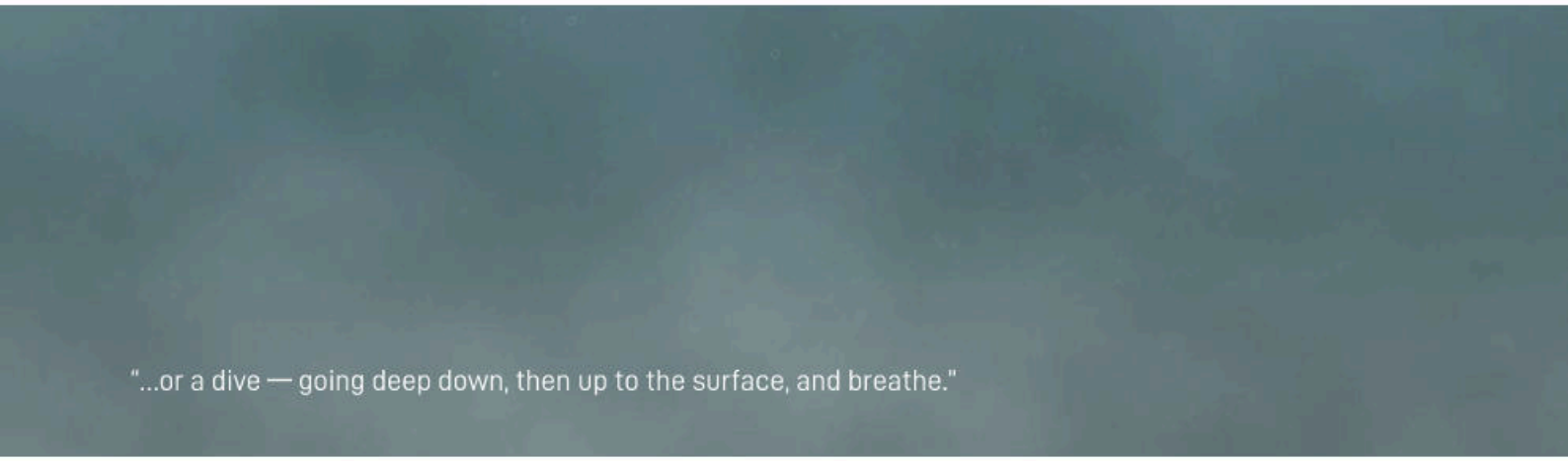


mass-scale destruction against humankind, while others could be liberating.

The word "essence" comes from the Latin word "esse," being. The question about essence concerns being, too. While "being" is such a mundane yet ubiquitous word in language, its meaning becomes elusive when examined intentionally. The same goes for questions about essence. More inquiries lead to fewer answers. Some answers surprisingly rest at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journey: experience, phenomena, etc. Maybe there is no invisible, unintelligible essence beyond how the world appears to us.

The question of essence is like any other intellectual enquiry. I see these processes as Dante's descent to the inferno, then return from there; or a dive, going deep down, then up to the surface, and breathe.

"More inquiries lead to fewer answers."



"...or a dive — going deep down, then up to the surface, and breathe."

POEM / 诗

BY .Ringo 赵方行

# 无题

掘一座坟、在
所有话语的侧面
把我埋在旁边
仿佛你的眼睛的
一颗格外贫瘠的卫星
停止旋转，
没有水
你我各自与寂寞大处的时刻
夜晚、野兔拉长耳朵
听原野上的鼓噪
田鼠、蟋蟀、蛐蛐、草
也包括在内（需要一点细心）
原野上的夜晚
拉开大网
捉到一两句是是的喃喃私语
握着我脆弱的手
像从地里拽出一条河流



FLASH / 速写

BY Matt Bender

# What the What!?

When I was given the prompt for this flash writing – What is What? – my first thought was what, really, is anything? I'm typing on this keyboard with fingers that are being controlled by electrical signals sent by a brain that looks like an uncooked meatball but, I'm told, is in fact the most powerful computer in the known universe. I don't feel like someone being powered by the most powerful computer in the known universe. But apparently, I am.

In a short story called "Bullet in the Brain," by Tobias Wolff, a man (as the title suggests) has a bullet shot through his brain. In a cool literary trick, the first half of the story is the lead-up to this event and the second half follows the path of the bullet while describing all of the disconnected memories it triggers along the way until it finally exits behind the man's right ear and drags along with it a "comet's tail of memory and hope and talent and love into a red splatter on the marble floor" — and I think that's what It is: Life is what we choose to make of It. Nothing more.

In the end, you'll either have something to show for your efforts or you won't.

Both options are fine. Really. There's nobody out there keeping tabs on you.

It's your time to spend, so spend it how you want.

But please remember, how you choose to spend your time will eventually become how you chose to spend your life, because what is a life if not just a long stretch of time, until it isn't.

FICTION / 小说

BY Natalie 严宥心

# 补酒

A Tonic, Brewed in Winter

村子中心那间杂货铺叫“聚财兴”。

老板娘林姨是个骨架宽大的女人，常年穿一件酱棕色的旧棉袄，好似一座生了锈的灶炉。冬日打不着火的日子里，灶炉便随着连续，沉闷的“咔嚓”声，掉下成片的铁锈，落在柜台后的地上变成满地的瓜子皮。每到这时，她那双眼睛，就跟探照灯似的，总往村南头斜。

村南头，墓地边上，守着一间枯瘦的土屋，那是王婆婆的店。

按理说，那地界儿偏僻且阴气重，生意该是死绝了的。可这村里的男人女人，每到冬至一过，就跟被勾了魂似的，拎着各色的空酒壶，缩着脖子往南边蹭。他们求的是王婆婆的“补酒”。

那酒是红褐色的，倒进碗里有一层薄薄的油花，像极了还没冷透的鸭血。可只要喝上一口，五脏六腑都好像被一双温热的手揉搓过，那股子燥热从脚底板直蹿天灵盖，连陈年的老寒腿都能给熨平了。

“林姨，又抓瓜子呢？”过路的闲汉揣着酒壶，眼神闪躲。

林姨冷笑一声，啐出一口皮儿：“又去那边‘补’呢？小心补得连祖宗都不认得。你们也不想想，那老婆子的儿子一个月来一趟，次次都挑半夜，送的那药材包还渗着红水。她那铺子后头就是乱葬岗，哪来这么多名贵草药？怕不是挖了谁家的祖坟，借了谁家的‘骨气’熬出来的吧？”

闲汉讪笑着跑了。可村里的谣言却如同酵母般增长，人们开始臆想，墓地里的尸体，前阵子消失的流浪汉，和王婆婆那终年不摘的围裙。

白天，大姑大姨们开始坐在“聚财兴”门口，一边吃着林姨的瓜子，一边揣测，咒骂着王婆婆的补酒红的不正经。可当夜里的咳嗽声在村里此起彼伏，白天的人们又化作黑影，偷偷摸摸地去敲王婆婆的门。即便有人彼此在这漆黑的夜里偶然打个照见，也全尴尬地当作不认识，次日再如蝼蚁般聚作一团。村子里好像什么也没变。

他们讨厌罪恶，但他们更讨厌生病。在“命”面前，尊严和忌讳是不值钱的。酒非酒，药非药，但人总还是人。人们愿意“心安理得”地喝上一口补酒，换来一家人的健康与寒冬中皮囊的温暖。

日子就这样过着，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不知具体是哪天，终于有人报了警。

警察来到王婆婆的土屋，里里外外翻了个底朝天。大锅里正咕嘟咕嘟冒着白气，那白气绕过王婆婆，勾上这些入侵者的脸颊，蹿进他们的鼻孔，逼得他们直掉眼泪。

“当归、咳咳...熟地、川芎、咳...肉桂……”

警察们被呛得站不大稳，在白气中勉强用圆珠笔在单子上最后一项材料上打勾。干干净净。除了这些苦巴苦力的草木，连根发丝都没瞧见。

林姨叉着腰站在人群外，如同枯草堆成的稻草人，两根枯瘦的木头深深地叉进草堆色棉袄。她剔着牙缝里的瓜子肉，挤开人群往前走，“方子是真的，肉，怕是早就化在酒里，进了你们的肚子了。就算她用了，会写在账本上给你们瞧？”

人群发出一阵如释重负又意犹未尽的唏嘘。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继续买酒。只是买酒的时候，看王婆婆的眼神多了一丝嫌恶：仿佛他们不是在买药，而是在施舍一个满身疑点的怪物。

王婆婆始终没说话。她那张脸皱得像风干的腊肉，低垂着头，在那口大锅前搅动。

后来，路要修了。那间破屋子挡了路，墙上被刷了个巨大的红“拆”字。

根据后来的人们回忆，王婆婆大抵是在腊月的最后三天开始收拾东西的。三天过后，当大家真正注意到，那里竟已经成了一片平地。王婆婆，她的房子，和她那从未露面的儿子，像一缕烟一样消失了，仿佛她们从没存在过一般。连那股常年不散的药味，也被推土机翻起来的新泥盖过了。

没几年，路铺好了，平坦、宽阔、冰冷。

几乎同时，王婆婆过世的消息传回来。村里人正忙着准备过年，谁也没空掉一滴泪。

林姨的“聚财兴”生意好得不得了，人们继续买着货架上保质期可疑的饼干和掺水的散酒。可她卖的酒，怎么喝也压不住那股子从心底里渗出来的寒气。

冬天再次降临，村里时不时传出剧烈的咳嗽声。那咳嗽声像是从地底钻出来的，细密、黏稠，怎么也咳不干净。这场咳嗽病如同当年的谣言一般，飞速地扩散着。

这批咳嗽病人里，第一个被“送走”的竟是林姨。死的时候，那双探照灯似的眼睛还没闭严实，习惯性地使劲儿地往南边撇，像是在搜寻那个能救她命的影子。

出殡那天，天阴得要滴出墨来。村里人多半还缩在炕上咳嗽，怕寒气入肺，竟没几个出来送行的。那支冷冷清清的送葬队伍，歪歪斜斜地走在平坦的柏油路上，连个哭灵的声儿都显得单薄。

厚厚的雾气中，一个男人出现了，手里稳稳地拎着一捆扎得极整齐的线香。

有人认出来了，说那是王婆婆的儿子，那个传说中靠母亲卖“人肉酒”养着的儿子。

随着男人手中的线香燃烧，竟冒出一股子奇异的、温暖的药香。那是村里人惦记了数年的、能活命的味道。在那一瞬间，原本咳嗽不止的村民们竟奇迹般地止了声，个个伸长了脖子，像濒死的鱼嗅到了水，贪婪地、近乎下作地吮吸着空气中那最后一点暖意。

男人没等香烧完，转身没入了浓雾。等村民们反应过来，发了疯似地扑上去，争夺着剩下小半截的线香，甚至想从那香灰里寻出秘方时，雾里哪里还有人的影子？

此后，村里的咳嗽声再也没停过，一冬高过一冬，一年高过一年。因咳嗽病过世的人们被埋在了南边的墓地，就在王婆婆以前那间屋子的后头。

他们如愿以偿地住进了生前最嫌恶，也最依赖的秘密里。

## 后记 AFTERWORD

最初构思这个故事，源于一次偶然。在一个奇闻逸事播客里，我听到一则关于家乡“补酒”的民间传说。评论区大多聚焦于情节的诡异与猎奇，我却感到一种隐约的、难以言说的不适。这种不适，或许正是创作的起点。

通过改编与扩写这个看似诡异的民间传说，我尝试将重点从“补酒”的神秘配方转向那些原来故事中捧着酒碗“隐身”了的村民们。他们看似疯狂的行为背后其实揭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更为熟悉的一种“异化”：人们如何一边依赖着某种救赎，一边又通过诋毁施救者，来试图维持自身精神的“清白”和“优越”。

然而，虚伪和贪婪并不是人性的全部。恶意虽能轻易传染，但纯粹的善意往往拥有其独特的，穿透岁月的能力。也许某一天，当有人再次沉默地搅动药汁，或是在浓雾中点燃线香时，那阵带着药香的暖意仍能够唤醒所有人的记忆。故事的终点，咳嗽声仍在继续；但至少，我们曾共同辨认过那缕香气。而意识到寒冷，正是走向温暖的开始。



# VOICE

# 聆听你的声音

VOICE 全年征稿

所有征稿均有机会在VOICE官方公众号或校刊上发表
投稿方式 官邮：hfivoice@163.com
如有疑问欢迎联系官邮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校刊